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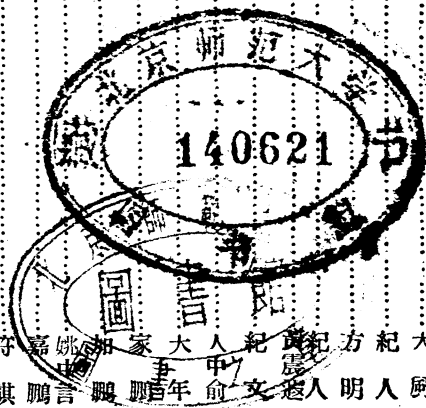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發行

空預的

保衛祖國的領空

目次

封面(京郊空戰圖).....	胡克敏
1.掃蕩東線上空의××大隊.....	方紀明
2.毀滅滬山碼頭.....	方紀明
3.擊落三輪寬.....	黃震遐
4.八月十五日回憶.....	紀人
5.空軍「東海」大隊東海奮鬥記.....	紀人
6.西綫上空的突擊兵團.....	黃震遐
7.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紀人
8.八百呎低空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紀人
9.月夜轟炸楊樹浦.....	紀人
10.薄暮飛轟寶山.....	紀人
11.「皇軍」俘虜羣像.....	紀人
21.冬日南昌上空.....	紀人
13.魯南上空殲敵記.....	符祺
14.「二一八」武漢空中大戰.....	黃震遐
15.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大風
16.「四二九」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黃震遐
17.「五三一」武漢第三次空戰大捷記.....	丁布夫



縱橫東線上空的X大隊

大風

歐戰當年的血錄

(德)第二狩獵隊：三年中：253架

(英)第五十六隊：三年中：406架

(法)S.第三中隊：三年中：330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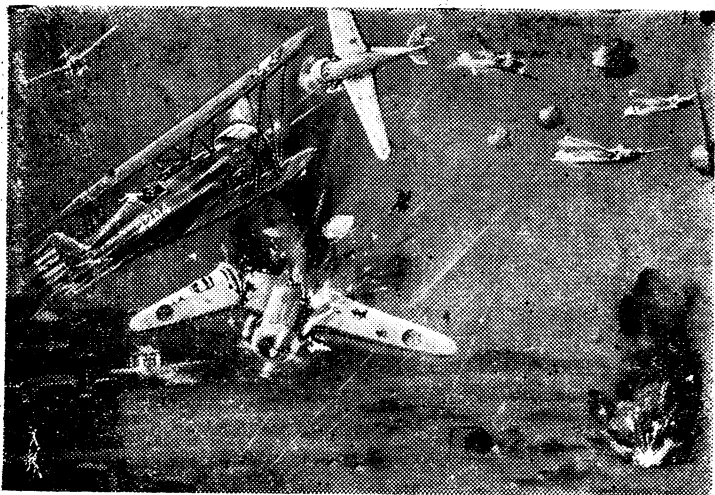
(美)九十四中隊：一年中：91架

中國X大隊七天內：60架！

(一)

戰爭，侵略的戰爭。

從七月到八月初，整個日本帝國的內部機構在瘋狂的準備着，蠢動着，北海道旭川一帶的壯丁，完全抽空了；東京大阪神戶長崎橫濱佐世保各重要核心的一切軍事工業，全在騷動，平時慎密儲藏的軍火庫，汽油庫和被服庫的大鐵門完全打開，傾吐出無限的戰鬥資材來。一天到晚，在東京譯，金澤驛，久留米驛，普通寺驛的縱橫鋼軌上，幾十列幾十列的兵車川流不息地馳過，裏面塞滿了面無血色的，鬚黃制服的青年徵兵，背井離鄉，到軍部所宣傳的「恐怖」的中國去送死。



北海道大操，御前會議，近衛內閣在三井大王操縱之下，發出了「滅亡支那」的勅令；杉山，寺內的大計劃付諸實施，荒木真崎的血劍拔出來了！從七月初到八月初，喘息的日本動員了一百萬人。

就在這全國緊張的時刻，日本海軍航空隊，奉到密令了，平時躲藏在千葉木更津木鹿屋附近的最新銳祕密的兩個航空隊——總共約一百架全金屬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綜合約十五萬匹馬力的大機械化攻擊兵團。在炎夏的七月×日×時，接到命令，悄悄即出動了；木更津先到達了台灣北部，木鹿屋在日本海岸×坤待命。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打中國心臟部的鐵的前衛，一百架全金屬的日本航空工業之寶的祕密怪物，在杜黑主義者的少壯參謀計劃之下。要使中國一切的軍事機構，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全部陷於癱瘓麻痺，不能抵抗。



杭州緒戰
胡克敏繪

八一三，在世界的東方着火了！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時在河南省一個古城旁邊的一片廣場上，二三十個活潑潑的青年正聚集在陽光底下，一面担心中遠方的母校的安全，一面又爭鬧着看報，驚歎於我陸軍同志在上海奮鬥的英勇。大家都奇怪着爲什麼上峯還沒有命令下來叫出動，好把多年宿願一雪。

果然，姜參謀接到命令，×大隊全體在八月十四日下午開始出動！

二十五架新銳的驅逐機破空而過，××隊在前，××隊在中央，××隊在後，各層間隔距離××米。這大批無腳的怪物呼啦啦地向東飛去，祖國浩蕩的長江，首都紫金的山頭，都在高速猛烈的歷程中消失掠過，下午四時頃，全×大隊在高大隊長領導之下，梯次順序到達美麗的杭州廣德上空。

這是祖國大空中戰略機動的初步，在此雄偉的鐵翼掩護之下，平時集中在地面上的大量的教育資材，開始移動了，向後方安全地帶，作有規律的戰略撤退。

八月十四日下午，當木更津航空隊冒台灣海峽之風暴，跨越福建省的高峯而將到寬橋廣德上空時，木更津隊長尙以爲見到的必將是堆積成山的軍用品，滿滿的倉庫，塢上散佈了鮮明的飛機，和密集如蟻的驚慌的人羣，好讓三菱三井的機槍炸彈大肆蹂躪。不料越飛越近，眼看着錢江如帶，半山在望

了，却忽然馮達如雷鳴，機槍如鼎沸，風聲起處，天旋地轉。

×大隊和本更津遭遇，在空中劃了一道長城！

就在這一天，日本少壯空軍參謀的杜黑主義的奇襲，碰到×大隊的迎頭痛擊而粉碎！

×大隊血戰一日，木更津損機六架，大敗而回。第二日，長谷川再以航空母艦二艘，搭載大批八九式艦上攻擊機來戰，八月十五日，空中會戰開始，八九式艦上攻擊機的雁陣又完全崩裂，油煎火化，粉身碎骨，隨着撕裂血污的「日章旗」，淪落於半山錢塘的沼地。

八月十六日×大隊旋轉航路，發揚十萬馬力的威風，向上海前進。日軍的高射砲，高射機關槍，步槍手槍，一齊亂放，滿天星斗，一萬尺，五千尺，三千尺，不慌不忙，仔細照準，五百公斤，三百公斤，土崩瓦解，水柱山立，全城震撼。

這是中華民國萬千大眾血汗捐來的鐵拳，兜胸打在三菱海軍工業的心臟上。

任務完畢，當天下午，趕回首都加油。喘息未定，又見遠空雁行成列，木更津木鹿屋侵略者的大羣蔽空而來，一，二，三，四五六七，呼呼然急上昇，如流星一般，射進敵軍陣中，格格格格格遂，一架，兩架五架，冒烟着火，翻騰旋轉，觸於大地，「日章旗」粉碎！

木更津木鹿屋侵略三日，損機三十餘，大敗而回。

鳳翔龍驤兩航空母艦出動數次，損機二十餘，亦大敗而回。

八月二十日，祖國的江南之空肅清了。×大隊奮戰七日，僅以死一傷一的代價：擊落敵機六十架，傷斃捕獲將士一百五十餘人。

東方破曉了！這是壓迫者最大的吼擊！

毀滅滙山碼頭！

紀人。

七七事件爆發的時候，我們的空軍第七大隊正駐紮在西安。蘆溝橋的炮聲，激動了全國大眾的人心；站在國防前衛的我們，更爲前線將士所發出的反抗的槍聲而熱血沸騰，等待着殺敵的命令，去效命於遼闊的天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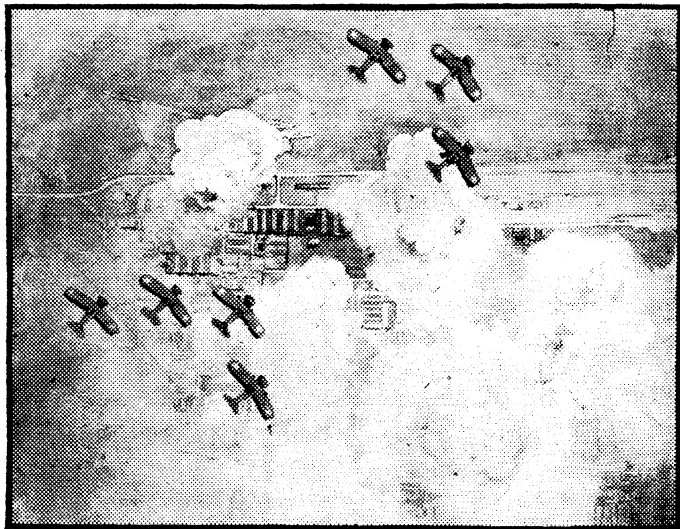
報上的消息一天天地緊張起來，敵人陰險的挑釁，已給我前綫的將士以當頭的攻擊了，戰事很快就擴展開來，我們讀着號外的新聞，心裏在興奮着，但同時都一致的驚相疑問：『爲什麼我們的空軍還不出動！』

是在豐台車站曾一度爲我軍收復的前後，同事間不知從那兒吹來了這樣的風聞：我國空軍第×中隊，有九架的飛機，帶了九十顆的炸彈，去轟炸敵軍陣地，這消息，給予我們以『或許』的慰安。但隨此而來的是：『爲什麼我們這個大隊却仍沒有出動的命令呢？』

真的，積在我們每個中國人心頭的苦痛，已至無可復忍，非起來幹牠一下不可。我們焦急的等待，已經是不耐其煩，熱血在我們胸中奔流，我們開始怨及我們的上官，怪他爲何不在敵人未曾料道之前，以迅速動作，來給敵人以一個猛烈的炸擊？

我們在天天期望着出動的命令，終於×月×日以秘密的形式頒下來了，敵人在上海的挑戰，我賢明的統帥已知道二十一年春浙滬的悲劇一定要重演，但此時說非彼時，站在國防前衛的守國空軍，不在說，要在我們的肩膀上負起我們神聖而偉大的使命！

我們以『枕戈待命』的準備，很快就打好了我們單簡的行裝，上峯的命令是『克日抵京』，所以



匯山碼頭空中所見
胡克敏繪

雖然風雨俱來，我們仍得冒雨而進營。我們跟着領頭的安隊長，飛得很低很低。我們跨過田野，越過河川，過了一程又是一程。每經過一個市鎮，一個鄉村的上空，都可以看見有無數的人頭仰起來，有的且不斷地揮手，好似民眾們也知道了我們是出發前方，而揮手慶祝我們的凱旋。

將到首都的時候，雨下得更大了，風也發盛的狂吹，震蕩着整架飛機，兩邊搖擺不定。於是，我們只能顧着我們的飛機和精神去和風雨搏鬥，這搏鬥無異啓示我們！你們於未臨敵人之前的一刻鐘，都得隨時隨地的鍊鍛你自己。

我們終於安全地降落在大教場的飛機場了，可是，不久，敵機的警報就發了出來。我在担心着我們可愛的飛機會遇到意外的不幸，給數人的炸彈炸毀。

「我們從遠地送了這東西來，現在趕不及

添油起飛，如果給敵人的賊眼看見，豈不是白白送此無謂的損失？」

但敵人的眼睛畢竟是梟鳥，投了好多的炸彈，都在平民的住宅上，平曠的田野間爆發了，解除警報後，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還平安地擺在飛機場邊，我見了，恍如陷入於童話的傳說裏，對着我們要好的友朋，不禁說聲『無恙！』

當天的傍晚，我第×中隊輕轟炸隊，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從上海前綫回來了，多言而綽號『丁哥』的吳君得意地述說着他的經驗談，『敵人的高射砲雖多』他告訴我，『但你用不着懼怕，他的射擊是漫無標準的』。

八月十六日的早上，我們圍在一張長方形的桌子上，安隊長用了他的紅鉛筆對我們劃示了敵我陣勢的地圖。那時的敵人正擬以優越的炮火欲效一二八的故智從北四川路衝過來，但他們的計劃是失敗了，他們的援兵不斷地從國內運來，而我們是日的任務就是轟炸楊樹浦的敵軍碼頭，以制阻敵人的登陸。

我們親自檢查過已經安掛好了的炸彈，然後，依着隊長的指定一架一架的起飛。我們在機場的附近盤旋了好幾分鐘，集合了我們的隊形，取得了相當高度，便直向上海進發。

隊長所取的路線，是從句容越金壇，直過太湖的邊緣，當日的天氣雖是雨後新晴，但一片片的白雲，仍充着多量水蒸氣，或濃或淡地在我們遇圍掠過。我俯瞰着我壯麗的山河，知道她正委身於我們鐵翼的保護中，多水的禾田，蒼翠的青山，江甯的佳麗，盡在我們的機翼下。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馬達的聲音互相唱和着，一路都顯得異常良好，出發對於我，這是第一次，但我自始就保持着興奮而痛快的心情。我沒存立功成名的念頭，給侵略者以打擊，我惟覺得

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全力以赴的戰爭。在蘇州的附近，我們碰見了一隊的同路人，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任務回來，他並曾用信號打了個招呼，意思是說：『大家是同志。望你好好地豎立起你們光榮的戰績』。

那日我們適碰到我們航空中所慣用的名字Head Wind 鼎頭風，所以飛行了預定的時間，距我們的目的地尚遠。不久，終於到了真茹了，我得了隊長長的提示，遠遠地望見總有十架以上的飛機，高過我們二三千尺的空際向我們繞飛過來，我立即回過頭去，通知我後座的同僚，但見他早在緊緊握住機關槍的把柄，在尋找適口的獵物。

飛機不斷地前飛，上海北站的鐵軌最顯明的指示了我們一個路向，我們儘在可能範圍內，把我們的飛機密集起來，就在這一瞬間，敵人斜角度的高射炮，在我們的前面爆發，表示歡迎了。

先前所看見的十多架飛機，現在是益發和我們接近了，他是我驅逐第×隊，他們穩穩地握住上海的領空權，不讓敵機來對我們轟炸隊施行半次的衝擊。

我們的隊伍既經入了市區的天空，敵除了拚命在開着高射砲外，顫慄在我們鐵翼掩蔽之下，再沒有了其他的抵抗。市區中黃磚綠瓦的房屋，一座座的映入我們的眼簾，我們都很清楚的俯瞰着虹口，黃浦江；浦東也遠遠在望了。敵人的高射炮益發密集起來，一眼望去總有四五十發在我們的左右同時爆發。可是，牠對我們一點也沒有傷害，只見一縷縷的白烟球在空中逐次疏散開來。最後，安隊長我定了匯山碼頭的目標，一個信號我們就請登陸的敵軍吃了七十顆的炸彈。

我們飛過了浦東，頭上有我們的驅逐機在迴旋，陸上有我英勇的部隊在歡呼，就在如此簡單的序幕中，我們完成了所負的任務。

我回頭遠望，見落彈地點正冒着濃濃的黑烟，那裏原是通商的碼頭，『但敵人用牠來作我的前營』我私有的想：『只好對不住了』！

我們一共七架機，十四個人，我們以輕鬆的心緒回抵了南京，這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出戰。——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作戰。

擊落三輪寬

方明

昨天晚上，敵機來我們剛到不久的大原附近襲擊，經過××隊戰士們奮力迎戰的結果，打落了兩架九三式輕轟炸機和一架雙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其餘逃回去了。這促成他們復仇的動機。第二天東方剛發亮時，距太原尚差八十餘里的上空又發現了九架重轟炸機和十二架驅逐機。

北地的秋天，已是夠冷，括了一夜的西北風，水銀柱因而又降低了數度。風不但沒吹散了雲，反是帶來一塊塊黑的堆疊在那裏，好像担心着可怖的空戰又將爆發，裝出這一副鬱悶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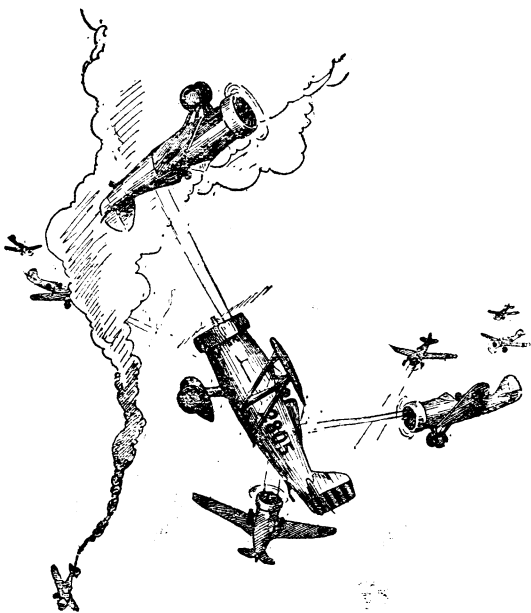
不管天容的喜或悲，爲了保衛祖國，年輕的陳奇光一得到敵機來襲的消息，馬上便把飛行衣穿起，率領全隊隊員們分別登九架「霍克」機，準備凌空寫中華民族而奮鬥！

陳奇光平時的射擊成績很好，雖然是初次出仗的少年軍官，却毫無懼怕的心理。他態度鎮定，總是不理睬似的哼着他所愛的調子，此刻也還是哼着老調飛上高空去。

跟在陳奇光後面的是高個子黃強，他是奇光的好友，在地上並肩談着，在天空前後飛着。老黃亦素以勇敢聞名，可惜他這次駕駛的舊機和他堅強的意志，結實的體格太不相稱，機身老是搖擺不定，尾部還不時冒出慢長的黑烟來。

好容易在東北方的雲堆裏鑽出點影子，敵機出現了。陳隊長信號一放，九架「霍克」機便立時散開，威風凜凜地向敵機包圍過去。

最初出來的是三架重轟炸機，像餓虎般狂吼着。崩冬！崩冬！……的爆裂聲，在雲霄裏隱約聽到，無辜的老百姓不知又被炸殺了多少！同胞們的慘死，增強了戰士殺敵的決心。奇光升到相當高度



之後，用鷹隼搏大牛的姿態，鳴的一聲，向一架九六式的重轟炸機直衝下去，其餘八架亦集中全力，向敵人的轟炸機攻擊，敵我出入雲端，忽上忽下，活像描寫在封神榜裏的「鬥法」。格格格，機關槍不停地響着，洩光彈的火花亂射，像在熱天裏，陰雲密佈，雷電交作。可是如果你有閒心，翹首東望，灰淡的陽光這時又分明躲在雲堆裏去。

說也奇怪，不知怎的，敵機越打越多，當陳奇光在一架重轟炸機的右翼上射了一個大窟窿之後，五六架輕便的驅逐機一齊翻騰而向他包圍襲擊，他見勢不佳，只得做了一個在平時令人咋舌的驚險動作，脫離險境。

喘息甫定，又看見遠處有一架我方的舊驅逐機，正被五架圍攻着，像在一隻魔鬼的掌中打滾，老是突圍不出。奇光料定這是黃強。看看餘機全在西北上空和敵機正在酣鬥，脫離不得。他就決定，親

去解圍。「救了戰友！」他想：「也就救了中國！」

衝！衝！直向魔鬼跳舞的地方衝升上去。但是衝到相當高度，眼前一幌，那架舊機已忽地失蹤了。老黃血戰一場，不能避免魔手的搶攫，到底被揉得粉碎！墜向太原古城的大地。

「老黃，你放心，這裏有我在，一定替你報仇！」奇光口裏喃喃地念着，像在安慰死去的多年老友。猛抬頭，高處雲端中又恍惚瞥見一個機影，就猛烈的爬升上去，不久，果然給他發現了一架中島式的驅逐機。

這一架驅逐機，靈敏快速，兩翼上繪着鮮紅的太陽徽號。好像染滿了無辜中國百姓的血。在機座裏面，坐着這次擔任保護轟炸隊來轟炸××的戰鬥隊的大隊長——三輪寬少佐。

對準這架驅逐機飛去，奸詐的敵人早已看透來者的用意，機頭一躲，來了一個急上升，馬上又翻轉過來，將機頭對準奇光，格格格就一陣機槍彈直打下來。奇光未及提防，很快的臀部便中了一彈，雙手一鬆，機身下沉了。

不過他覺得自己還能駕駛，流最後一滴血，放最後一粒彈，必和敵人死拚！他加緊射擊，眼見敵人忽在前，忽在後，追隨不捨。一心想把受傷的他來結果，奇光竭力抵抗，在盲目的射擊中，不知怎樣一來，敵機的油箱忽被擊中了，崩的一聲，烟火齊迸，那架中島式的寇機就埋葬在這煙火裏面了！

「黃強，來接受這一個豐贖的大祭！」

奇光達到了這偉大的任務，我們相信他一定又在那裏哼幾聲老調的！但是當他覺到臀部的刺痛，他想這該是轉頭的時候了。

敵人發覺了他們隊長的墮落，立即凶猛地蜂擁過來，像大批狂暴的豺狼追逐着一隻中傷的麋鹿似

的。包圍，攔阻，用百般的方法技術向他攻擊。十餘挺機槍的曳光彈，集中向他迸射，奇光知道抵抗無望，便猛地將機頭一沉，來一個「秋風落葉」，就像受了重傷一般，從立千尺的高空直沉到一千尺左右，敵機不見了，才把飛機衝向一片平坦的田野，豁一聲，強迫降落下去，自己也頓時人事不省。

奇光清醒過來的時候，他很奇怪怎麼會躺在一間佈置整潔，窗明几淨的房間裏。二十幾位同隊的戰友，哄然地喊了起來：

「我們的英雄復活了！」

他奇怪人家為什麼人家給他「英雄」的綽號，這一次分明還是他的處女戰。朋友們猜出奇光驚呆的原因來，便爭先恐後熱烈地告訴他：

「敵人驅逐戰術的老前輩三輪寬少佐，今天被你幹掉了！」

八月十五日的回憶

紀人

一個近似黃梅天氣的八月十五日的午後我們從六百公里以外的地帶飛抵了南京；而在剛剛馬虎地用過了午餐，我們也就首都的上空領略了偉大的空戰的一幕。

是在將近一點的時分，我們在微雨中降落大教場的飛機。場上擺滿了各色各樣的飛機，在場的四邊牽成個弧形，這便是我們抗敵的急先鋒。所以我們見了，都深深的會覺到年齡雖然十分幼小的中國空軍，也將得展展他的羽翼了。

午餐間，見了許多久未見面的相識者。相問之下，知他們也剛從各地結集此間，且在最短的期間內，就要肩起我們偉大的任務，去轟炸上海的楊樹浦。

——昨天在杭州會擊落十二架的敵機，并俘獲敵空軍人員數名，中有一名跳傘下降，見我驅逐機近前便揮手表示不要開槍，落地後，又雙膝跪在地上向當地的人民求降。周君說話時的態度一如從前，總愛用他的大姆指頭來加重他的語氣。

——今早我們剛離了南昌，聽說就遭了敵機襲擊，唉！真可惜，假使我們遲走二小時，不，一小時，那我們也就可以和敵、見見面，準定不讓他回去，他是驅逐隊裏服務的，他對此大機會的失去，引為莫大的惋惜！

——小弟：不怕他精，不怕他呆，只怕他不肯來，你愁沒有機會麼？滑稽的張君說得大家都笑了。

我們談到各目的別後，談到今後的努力，忽地間，警報聲從飯廳的四壁反響過來，音調尖銳而悲



沉，象徵着瘋狂的敵機在多少時間內，就要到來幹他殘酷的殺人的工作。

我們連忙跑到機場去打聽：敵機二十八架是在浙省的邊境正向首都飛來，場裏的人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防空的部隊也抬出他們的高射機關槍，安置在架好的陣地裏了。我隊飛機已經趕不及加油，因為當地的飛機實在過多，懂有的機械人員都在忙着，發動機的爆發聲也就不在不久之間蓋住整個的大地。

梁又銘

十五分鐘以後，緊急警報放出了，和城裏的警報聲適切地共鳴着，場子附近的居民望着天空在逃跑，以冀遠離機場，滾滾的號音把整個的首都陷從未有過的嚴重局面。

南昌空戰

我們的驅逐機三架，五架，一隊，二隊向南起飛了，灰黑的暗雲低垂在天空中，我們的飛機高過一千公尺，就得鑽進雲裏去。

我和幾位同事，站在機

場的邊緣，和看一個奇蹟一樣，並不存半點害怕的心理，眼見着我驅逐機在京郊護衛的森嚴，不相信盲目的敵人，真的會來瞎撞。二十分鐘過去了，雲比前好像更要低些，且似欲下微雨的樣子。我們以鷹隼般的視線注視四方，還是不見敵機的跡跡。

再過數分鐘，在西南方遠遠地有雙發動機的飛機四架正朝着機場飛來。

我們的轟炸機回來了！顧君指給我。我看看來機的形式，跟我的轟炸機完全相同，恰巧我們的四架轟炸機於警報前離開機場，所以我也以為是我們自己的。

我以全付精神注視看來機，但正在這一剎那間，我京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高射炮也連珠似的響着，一縷縷的黑烟圍繞着四架來機的方向直至機場上面的空際。

敵機，呀！不是我們的，顧君叫我一齊蹲下來，四架的敵機剛好在我們的頭頂飛過。敵機貼着低垂的雲幕橫過機場，雙尾巴，翼底的太陽徽，都清楚的可以看見了；炸彈和小缸子般大的從機底掉下來，不久，聽見炸彈在空氣中磨擦的『初初』的聲音，接着，就是連珠更的洪亮的爆發的巨響，有二個炸彈正落在離我們百餘碼的空地上，我們幾乎可以聞着炸藥的氣息了。

敵機放了炸彈後，拉高機頭向雲裏躲着了，但又有四架從雲隙裏出來，城裏的上空同時也出現了四架。向南飛來的四架，我一時一刻的注視着，並担心中他的投彈，因為他的航線正在我們頭頂的上空，我這才覺得有點危險，地上的防空隊略七地放着機關槍，可是，總看不見敵機的下墜，我想走過我附近的一座機關槍陣地裏去，我自信着我飛航的常識，必可打中一二敵機來。

上商飛的四架敵機止在我們的頭頂投彈了，一個，二個，五六個……可是，我心裏不驚慌，我也學過投彈，我知道炸彈尚有相當的時間前進，所以我是很安定的。

投了彈的敵機飛入雲端，但在光華門的空際又有四架出現了。且很清楚的可以看見炸彈掉下地來，接着一連好幾發如雷的巨響，響聲過後，一縷縷的黑烟直冒上空，我心裏想：那裏準定死了不少的無辜的同胞，他們都和他家裏所有的東西付之灰燼了！

好，我們的驅逐機從郊外看見家裏起火，他們就執行他神聖的任務，在京郊攔截敵人，現在回頭看見這乘隙而入的強盜，心裏更加憤恨，開着最快的步子來追他。我也懷着滿腔的熱望，望着我驅逐的隊伍能夠破空殺敵，我並以全市的人民生命，財產付託他，好像覺得：你能把敵機打下來，就無異救了一百幾十萬人的生命，反之，你不衝下去，你自己準然可以活着，但全城燬滅了！

果然，我們兩架驅逐機迫近敵機了，我們很清楚的聽見空中咯咯的槍聲，不久，敵機起火了，我們都不自覺的拍掌跳將起來，而對我們那位英勇的戰士，懷着無限的敬意。

剩下的三架敵機，朝着東方逃走，我們另一架驅逐機又追上了，和先前一樣，槍聲過後，敵機的後部即拖着一條火的尾巴，分明的，另一架敵機的油箱又被擊中了。此時，城市上空，我驅逐機又追着另一隊的敵機，我們簡直目不暇接，歡喜把所有的人都狂跳起來了。

我們眼看着敵機的墜落，給侵略者以打擊，我們神聖的抗戰，在首都發出他的信號了。在敵機擊落的一剎那間，我不禁代敵自問：『懷着侵略的目的從千里外來到此間，而得到如此的下場，你將作何感想？』！

——真倒霉，我們應該給敵人以甜頭的，今天却白白站在地上，反受到敵人的苦頭了，四週進攻了敵機，我心裏如此私下地嘲笑着我自己。

——我們明天就得到上海去對敵人作個痛快的回答。陳君高聲這樣地說着。

忽然，機聲又漸漸近了，我們抬頭一望，見我們的驅逐機一架正追着一架失隊的敵機入雲，過後只聽見機槍的響聲，機聲又漸漸地遠了，直至完全消沉。

解除警報的號音嗚嗚地響起來，同事們也從蔭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我們都懷着輕鬆的心情。忽又回到機場裏，想探問一個究竟。

空中寂然無聲，敵機除墜落者外，餘的都狼狽的逃散了。回想他們在數小時以前，浩浩蕩蕩的殺奔前來，很夠起勁的，可是，現在呢，有的幸而脫險，但眼見着伙伴們一個個的墜落，和回到他們的根據地裏看看座位前後的機關槍洞，也就够使他們寒心，嘆盜匪之不應做了。

解除警報的號音長地鳴着，一般市民也從各自掩蔽的地方跑出來了。消息很快就傳了過來：遠在機場數百米外炸死了三個工人，機場除炸了兩個大洞外，一些也沒有損失。我們走回站本部，那邊已擠滿了一羣一羣的同事們，在大談其英勇的戰績。機場的兩個洞，約有一丈的寬闊和一丈的縱深，站裏有的建築如宿舍，棚廠，酒彈庫等都還驕傲地矗立在那兒。我開始否定了炸彈的威力，而對人漫無標的的投彈，更使我們給敵人以強國空軍的一個否定。

——如果敵機下次再來，我們還是就在站裏好了。大家都如此地說着。因本日敵機的投彈，反把離開敵人投彈標的——飛機場的人們炸傷了。

解除警報後的三刻鐘內，站裏就連續接到幾起的報告：已經證實的，有五架的敵機墜落，餘的尚在調查。再過不久，敵機的機關槍，地圖，飛機的牌碼也送來了，此外還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日本女人的『千人針』，約有二寸的見方，聽說那便是日本軍人所靠以打仗的唯一的符咒，哈哈！

空軍東海大隊東海奮戰記

黃震遐

還敵人以轟炸·轟炸·轟炸！

「八一三」後，當××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第二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大的戰績。如今相隔數月，雖已事過境遷，但因為當日之所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則如今忽見光明，與世人相見。縱然事隔半載，自然仍是新鮮的事——新鮮火辣的印象了。

東海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要算這東海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打擊。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東海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機，以之作輕轟炸機，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小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東海洋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

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被我第×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龜敗，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洋面余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蓋的，三千五千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

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秘密場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状态。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纔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余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陣——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和朦朧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

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秘密集中了一百名貧樵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東海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骨幹。

這禮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天會撼，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東海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機轟鐵艦，是鐵的錘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昇入萬呎蔚藍高空。

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

能見度二萬米，青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

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嗚奏着威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淞滬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誨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慢長的青煙，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航學第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但見高空萬雲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

正午頃，率領着六架××××機繼續遂行任務。

七千五百呎青高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余山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莫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有些在冒烟。

高度七千五百呎，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

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澄碧的海中，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佘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着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舷的一米達處，猛烈閃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烟，人員如螞蟻亂爬，終歸翻了過來，咚的一聲，汽鍋爆裂，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

歸途，青天，豔陽，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線徐徐出現，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機在慢慢逡巡着。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蠕動逃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下去了！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咚——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烟，突出海面數百尺。

烟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跳，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却無聲，我們的心如沸漿，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週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機一齊發出雄武的吼聲，向白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以上是第二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第二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我們把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選了出來，來紀念「革命的算橋」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沈崇誨副隊長。



西綫上空的突擊兵團

紀人

山西雖不是我的家鄉，但對牠的山岳河川却比之我生長的家鄉——廣東還要更為熟悉。那晉東晉北的高山那西南兩面牽帶的長流，那中間的平原，與它的肚腸的河川，構成了山西大概的輪廓。實地

說起來，我們真可稱為空中游擊隊，我們曾在幾個鐘頭之內由河南出發到晉北的邊緣，曾由冀西的地方，通過山西的腰間以至陝北，這空中的狩獵和一羣餓鷹般到處去找尋陸上的蛇虫。不獨動作敏捷，而且萬分机警，使敵人於二月之久跟不上他的去路與來蹤，而每日的清早，午後，或黃昏却常常遭到這隊空中兵團的襲擊。

是在南口失守，敵軍乘勝追擊的時候，我們空軍的第×大隊由某線調到北正面來參與關係西北整個大局的晉北防禦戰了。我奉到出發的命令，正和幾位同事，在大啖其著名的孟津梨。傳令兵捧着一本打開着的通知簿過來，所以一眼看去，我馬上知道了是出發；而且是立即就出發。那時已經將近下午的三句鐘，再來一些瑣碎的準備，那末，實在很容易就到了天黑。但上峯的命令，是指定當日就要趕到太原或太原，我們從簡去繁，當然不會有私務，致擔誤了國家大事。

洛陽，這具有意味的古城，我們是在他的懷抱中過了好些育哺的日子了。我們都一致的說，要將「洛陽」改爲「落陽」，因爲日本的太陽旗當牠到了這雄渾的古城，就要必然地西沉下去的。是在炊烟縷縷，夜氣襲人的時分，我們如命到達我們的目的地了。飛機場邊站滿了無慮三五百多的鄉民，他們攜女挈兒，舉着驚奇的眼光，來看這些穿霧行雲的怪物。他們有的幫忙着修理機場，有的在抬着各種必要的用物，他們都是誠實的鄉民，對於我們的戰具，——飛機，他也是湊集過一點一滴的汗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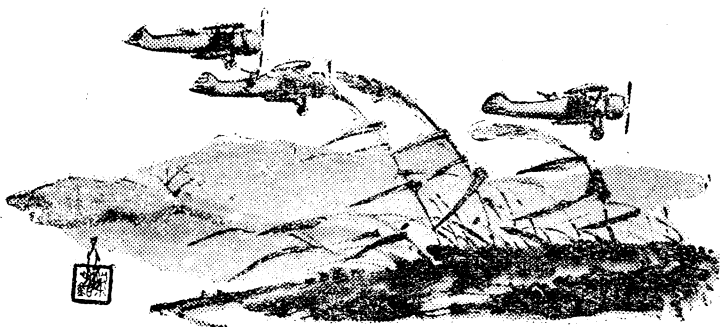
我們停機之後，一個個從機籠裏爬出來，雖然是暮氣襲人，但他們還不肯離開場地，他們要看個清楚，看看這空中的衛士究竟是如何的人物，尤以看到我們穿猴子般的飛行衣時，他們誠實的面孔笑起來了。因爲這兒是在鄉間，飛機雖不時在他們的頭頂上翱翔，卻從不會在這些地方降落的。所以積在他們心頭的奇怪，實在說，早就欲以他們的眼睛來求究竟。

當天的晚上，我們住在一個農民的家裏。新任的場長是我以前的老朋友，所以事事俱覺十分方便。由于老相識的告訴，知道大營一地正停有十多架的日本驅逐機。那時

看到我
們穿著
的飛行衣
時他們誠
實的面孔
笑起來了



幾乎是
貼着山
上的單
木飛行，
不讓敵
人看出我
們的軌跡
御擊的
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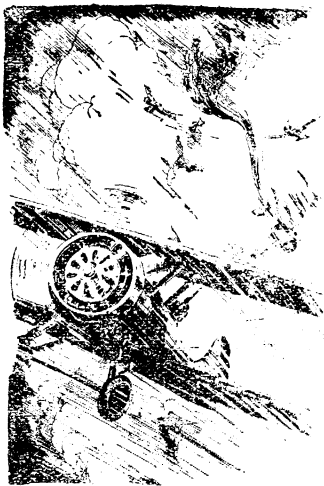
候，敵機幾乎每天至少一次來光顧太原飛機場，三架，五架，七架，他們以質量上的優越，正以「挑戰」的態度，欲橫行山西的上空，不讓我們有活動之餘地。可是敵人的「妙策」，終竟沒有成功。我們的轟炸機反和他們的影子一樣，當他走到那兒就跟到那兒，待你想回頭給他一擊，他却又後退一步了。

假如說我們的民衆武裝，游擊隊，是敵人陸軍所感到的唯一的煩惱；那末，我們的空中狩獵隊，却是敵人的陸空軍所共有的煩惱。

決鬥雁門關

有一次，我們有三架飛機，奉到上官的命令出發大同以北去偵察敵人。所謂偵察，我們當也帶了少量的炸彈，預備發現好的目標時，好向他投送點禮物。

我們於出發之前，先就預定好了來往的路綫，並規定假如遇到意外，我們又經那兒走。是在敵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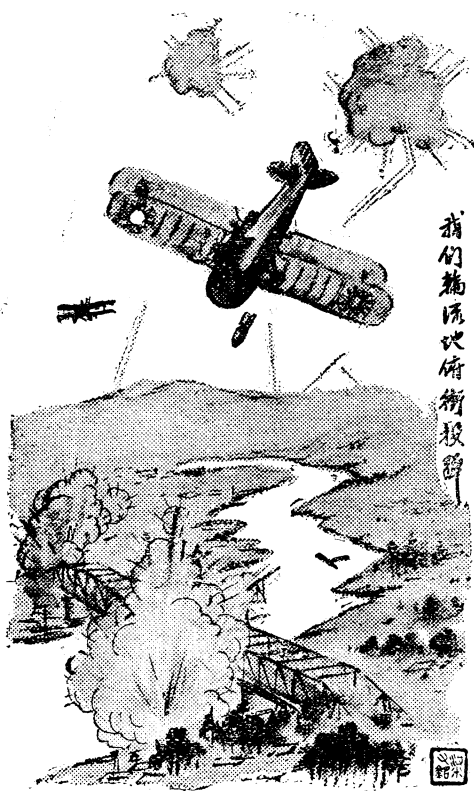
了。此時的我們已位置於鐵路的右旁進行，爲着要越過那些高山，我們於是一齊將機頭拉高。

不一會，我們已升到六千尺的高空，大營在我們的右邊；翻過了脚下的幾道高山，就是大同。我們和敵人的陣地一步步地逼近過來。就在我們興奮着精神誇越譽爲天險的雁門關的時間，敵人的驅逐機在右前方發現了。我當時想想雁門關也成爲我們今日空軍的決鬥場。我們沒有餘暇再去俯瞰這歷代有名的天關，大家都拿出所有的精神，準備向飛來的敵人予以堅定的迎擊。

敵人的機數，一共有六架之多，且都是單翼的驅逐機。在當時的形勢上，不論在質與量方面來講，無疑地，我們是佔着劣勢的。

我們爲要達到所負的任務，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先去追逐牠。但我們也不迴避，我們惟有盡可能範圍內把隊形密集起來，這樣，讓我們後座的機關槍火力可以集中一些，也可以兼顧一些。但敵機並不向我們迎攻過來，見他反着我們前進的方向在爬高，在相反的方向飛行，所以見他異常迅速的就遠在

軍大隊長，三輪寬在太原被擊落的時候，我們在山西各地活動的機隊，徒然間引起敵人的注意了。我們是日的路綫是沿同蒲鐵路直向北飛，我們早就決定雖然沿着鐵路，較有碰到敵人驅逐機的危機，但我們有三架飛機的集中火力，對敵人是不懼怕的。我們一路都以三千尺的高度鼓翼前奔，忻縣，原平，淳縣，一一從我們的翼低下面遁後；可是過了代縣的時候，前面巒峯交錯的高山，阻着我們的去路



我們簡直以俯衝殺敵

我們的機後。可是此時，他們已分成兩小隊左右散開了，而且很快就又追了上來。

我們祇把機頭推低一些，幾乎是貼着山上的草木飛行，不讓敵人由我們機底仰擊機會。起初，右邊的一小隊先向我們攻擊，然後是左邊，織成了好似一道游龍的輾轉。處在這樣的境遇上，如果敵人飛航員的攻擊精神是旺盛的話，那末，我們三架機的被消滅是極可能的。不過：他們的攻擊，還在射程之外就開槍，及至有效的射程間，却早就拉頭走了。在他每一次的攻擊，我們後位的機關槍都和他

他唱起來；我們槍口的白烟，弧形的發光彈迫使敵人不敢再近前來。他們只一味照着老套子：俯衝下來，在射界外開槍射擊。

我們簡直在做攻擊防禦的演習。這樣相持了總有半個鐘頭，最後，他們有一架給我們的後位機關槍擊中了，飛機直向山峯上插下去，就餘機見了情勢不妙，就

如西歸的烏鴉一樣，各自逃敢走了。

超低空轟炸保定

十月十日的清早，吳隊副把我從夢中叫醒過來，我一邊睜開我惺忪的眼睛，一邊聽着他站在床邊

我們幾個人
好似趕着一群
鵝和鴨



的說：『邊星夜來了一個命令，要我們去炸保定的那座新樂橋，我打算早一點起程，來往大約五百公里，我們完成了任務再回來吃早飯。』我看看我的腕表，六點還差一刻，夜幕尚低垂於天空中，我們靠了幾盞國產火油燈的光亮，穿備了全身的武裝。場裏的機械同志也於此時把飛機打着火來，發動機的爆發聲在黎明中雄壯地迴轉。

檢查的結果，我們只有三架機可以起飛。我也是出發一員，照例去將我們的武器巡視一遍，然後，便乘着微明的天色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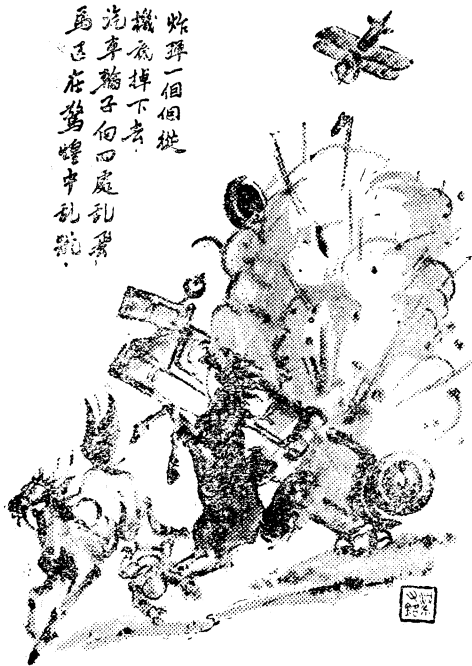
我們跨過向東蜿蜒過去的正太路，娘子關在我們的右面漸行漸遠的離開。我們轉向東北的方向，飛過平山，靈壽，見沱河磁河的流水已成半涸了。這是翼晉間天然的界限，一邊是層巒縱錯的高山，一邊是一些無涯的平原，出了娘子關後，大平原的草綠色映入

於吾人的眼簾，與晉省境地的黃土色成了個深刻的對照。當我們過了磁河之後，萬頃的白雲遮蓋於大地之間，此時我們既在高度表零度下三百尺的雲面飛行，目的無疑地是益為迫近了。

山西的地勢，平均要比海平面超過二千餘尺之多，所以此時我們的飛機實際上是在一千八九百尺的上空飛行。我們只能見到天，不能望到地。遠遠地朝保定那方向望去，白雲和綿花一樣，鋪得更厚更多，這就是所謂雲海，我們在雲層之上來回地盤旋，欲覺得一道隙間來作我們下去的天梯，但雲是密密地佈滿着，正如天衣無縫，不容我們實現在腦裏閃着的意想。

最後，吳隊副舉手打了個暗號，叫我們一齊入雲低潛，我們點點頭，隨即半閉了油門，向雲海大步的躍進。正和平常我們在濃霧中行走一樣，我們把機貼得更近，幾乎可以觸到各自的翼尖了，高度表逐步逐地減低，當她降到八九百尺之間，如哥倫布望見美洲大陸一樣的情緒，綠油油的大地，呈上我們的眼幕中來了。

機底正是沙河的上流，村莊附近，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們順水



炸彈一個個從
機底掉下去，
汽車輪子向四處亂滾，
馬匹在驚惶中亂跑。

東飛，約飛五六分鐘的光景，防守新樂橋兩旁的敵軍高射砲在機頭的前面爆發了。在這樣的低空中飛行，高射砲不是我們所怕的東西，我們感到威脅的是敵人的機關槍手。於是我們不能不應着當時的情況把隊形分散開來，追逼着敵防空部隊的瞄準，不能集中，讓我們有從容下降，俯衝投彈的機會。

我們輪流地俯衝投彈，一上一落。織成了一道蜿蜒的長蛇，其中在一個目標爆炸。高射砲的白烟凝聚了天上的白雲，直至我們完成了任務，飛出雲端，還有間疏的一二團白烟發在古人的機後運行。

奇襲崞縣

是敵軍以二三萬人的大隊，由代縣崞縣直衝至原平的時候，舉國同欽的郝軍長率領他的部曲從千里之外趕到，把敵人止於平地泉。那時雖是十月初旬，但於早晚之間，却深深地感到寒意，郝軍長部署既定，即下令作全線的反攻。靠了將士的用命，果然於一夜之間，就把敵人立足未定原平克服。敵人的主力，此時集結於崞縣沿鐵路的兩旁，我們於十一號晚接到任命，說是須於次日的清早去協助我軍的清晨攻擊。

我駕駛慣熟了的那架飛機發生了意外的故障，因此，那天我是被留在臨時的機場裏。我目送着同志們的起飛，目送着他們雁行的隊形，好像比平時更為雄壯。他們的机形在空中隱沒以至重新出現，我始終沒有離過機頭。我每一刻鐘在計算着起們的行程，二小時後，他雁行的陣勢果然如期的飛返。

「怎樣？成績還好嗎？」我滿懷擔掛與好奇，迫不及待的抓住陳君就問：

「都安全回來了嗎？」我接上去追問着：

陳君除下他的飛行帽，把手掠他蓬亂的頭髮「今日的轟炸，說起來痛快得很！」他吐出一支香烟

，一邊在抽，一邊在述說着他轟炸的過程。

——今早我們偏東打了個大圈，所以特別費多了一點的時候，當我們經過定襄，五台山，出現於縣的北面，真正予敵人一個腦後的打擊。他想不到我們會在他們的後方包抄過來，敵人的隊伍，啊！多得很！」他嚥了一次的口沫，然後再得意地述說下去。「我想敵人起初一定當我們的飛機以爲他自己的飛機，因爲天氣不大清明，實在也不容易辨識。我們飛在三千尺的高空，當我發現一列列尚未除去炮衣的排炮，堆堆成四方形縱深的人馬，啊，我喜歡得幾乎跳起來了。我們五架機各自揀着好的目標俯衝下去就投彈，投完了彈繼之以機關槍，直至我們的子彈打完，我們還捨不得走，當敵軍一發現我們的飛機的時候，隊伍一動也不動，欲藉他的故作鎮靜來騙過我們的眼睛，但我們卻不留情地在他隊伍中投彈，在兵房中投彈，在馬四間投彈，在排炮間投彈。他們的隊伍開始混亂起來了，可是在他幾坩屎尿，你能逃到那兒去？炸彈的爆發把人和泥土一起飛起來，把南向的炮口翻過來。

我們幾個人，好似趕着一羣的鴉和鴨，他們來不及回槍，都只管逃自己的命去。往田野間，公路旁亂竄，我們却一味向着敵人密的地方去攻擊。有一次，我在千餘尺開始開槍，直開至二三百尺才把幾拉起頭來。黑烟和灰塵一齊飛揚，殺得真個痛快！

陳君痛快的談吐，把我的頭髮爲之豎了起來。可是，他的痛快，却是我的遺憾，我懊悔着失了這次斷殺的機會；雖然我出發的次數已經不少，但像趕着山羊似的來開槍攻擊，我可從未碰過如此一次好機會的。

我和陳君一道去檢查他所駕的那架機，發現一共中了七八顆的步槍彈，顯然的，敵人起初實在以爲是自己的飛機，及至發覺是我們的飛機時，炸彈既經在他們身旁爆發，把他們嚇得魂不附體，有武

器也不能使用了。不然，像這樣飛到二三百尺的低空去掃射，是很容易受到敵人部隊的槍彈損害的。「今天真可惜，我錯過了那個好機會！」是晚睡在牀上，我還這樣對陳君重複地說着。

最痛快的掃蕩

敵人藉了他們優越的火器，把原平又踏在他們的泥足下。但他們的損傷可也不小；我們失了原平，却索回相當的代價。是十月十二日的下午，我們在休息的某地接到了出發的命令；得令之後的半小時內，就一架二架地起飛。我們須得於黃昏之前回到太谷飛行場，還要添油掛彈，準備翌日的出動。

當晚的天顯得惡劣得很，風在山林間窸窣地狂吹，天色異常陰晦，這是黃沙的徵候了。但我們仍得及時去完成我們的準備，出動的隊伍是不能一刻偷閑的。我們在迷朦的月色下幫助機械人員的添油和裝彈，空的汽油箱在狂風下吹得「喀喀喀」地發音，這引人想起人倦馬嘶的古戰場。

說來奇怪，滿天的陰霾，給一夜的狂風掃得雲散烟消。當我們一齊出到機場舉首四望時，看見空中正烟燦着許許多多的繁星，時間就要到了天明。我們例行了我們檢查工作，然後，以十餘架成一大隊的雄姿，直向原平的天空進發。

這是我們第一次出現於山西天空的「隊，駐紮於太原的驅逐機也預先約定，于我們經過太原時，一齊集攏來，這也是第一次的有驅逐機來保護我們。自我們參加此陣線作戰以來，幾乎每一次都在單獨地執行我們的任務。

當我們到達平地泉的上空，離原平只有幾公里的時候，敵我兩方的炮火，在晨霧中遠遠地可以看到。兩方的炮火都顯得異常猛烈，由於我們自己飛機發動機的驟音，雖蓋過了地上的炮聲，但山邊路旁彌漫的烟霧，及在煙霧中炯燦着的火星，是不難推想到戰爭之在進行的。

此時我們的驅逐機高飛在我們二三千尺之上，直飛原平之北，意圖攔截掃蕩由北攻擊過來的敵機。敵人的高射炮拚命地向機底送上來，可是，牠對我們不能有什麼的損害。我們在原平周圍，來回地選擇有利的目標，我們不能胡亂地擲彈，因為城裏城外正還多着自己的同胞。我們不能和敵人一樣總是把我國平民的損害也報告在功績簿裏，他們是以殺人之多少來作勝利之誇耀的。

引向原平之北的與鐵道並行的公路上，有一道長長的黃色塵土飛揚起來，塵土的迷朦之下，有馬匹，有車輪，他們不是看了我們的飛機在逃跑；相反的，他們是起來前綫增援的部隊。他們瞥見我們成羣的鐵鳥。立刻把行列停止下來，死亡的威脅抓住了他們，假如說：上帝造人是容許每一個人一生中准許一次插翼而飛來逃避他們的危險的話，那末，他們是決定用在這一次的逃避上了。我們臨時分派了半數的飛機去追牠，炸彈一個個從機底掉下去，汽車輪子向四處亂飛，馬匹在驚惶中亂跳，人是更不用說了。

在原平城外和我軍對峙着的敵陣，則在他們相當良好的偽裝之下，籠套於炮火的烟霧中很難辨別出來。高射炮的黑烟球，在我們的上面，左右散佈着，但這我們早就看慣了。最後，把炸彈對着敵人炮位上投去，因為炮口的星火作了我們良好的轟彈目標。

「痛快的轟彈——」兩天前心頭所存留着的遺憾，好似在這兒取償了。

我們依着鐵路線回來。北上的火車裏，有不少的軍隊在對我們揮手，他們都以歡快的情緒向前奔赴戰場。沿途還看見很多老百姓在幾個士兵的指導下，出力地爲軍隊掘着戰壕，令人聯想到軍民合作的需要，在這裏是益爲迫切了。

掃蕩吳淞登陸敵軍！

人中俞

我們從平漢路歸來，天色已經將晚了，人是異常地疲乏！

正當那些前來歡慰的人們，殷勤地招呼我們進食，而我們內心却迫切地感到但求休息的時候，傳令下來，又是立刻從大隊長那裏聽取了軍令，我們的心又跟隨了他的紅筆在地圖上翱翔了，十分鐘之後，我們又一齊起飛。

這一次，同時出發的，是一個中隊

方向是吳淞獅子林。

任務是攻擊在那邊偷圖登陸的敵人。

從機場到吳淞，我們事先不但從未練習過那樣長距離的夜間飛行，更無容說到夜晚襲擊，但是我們每人的心胸，是漲滿着『保衛國土』的勇氣，什麼都不怕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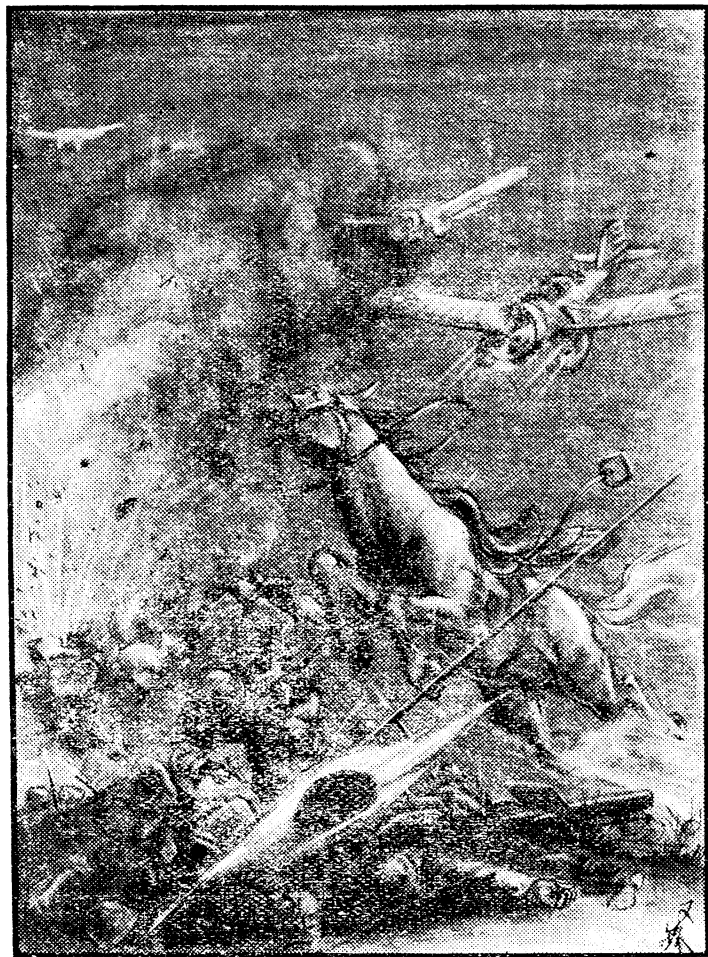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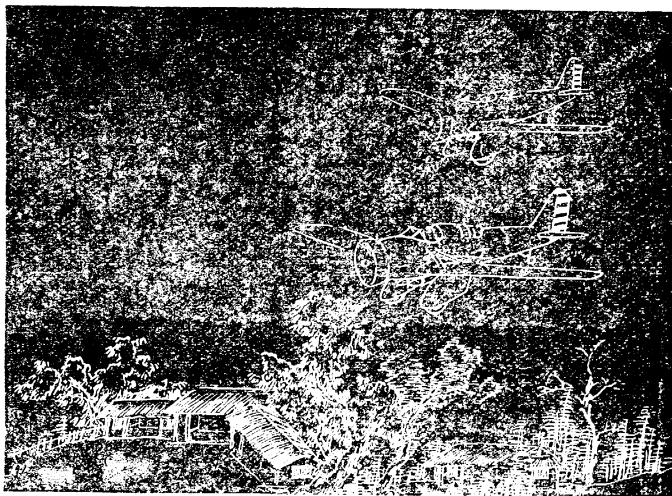
×

回憶起在曹娥江上空的作戰，我們正在裝架炸彈，準備飛過；而敵機十二架已經分四隊到來。我們眼看着敵機一分隊，一分隊的過去，而那最後的一分隊忽然搖擺起翅膀，招呼它的同伴，說明已經被發見了目標。

我們雖然還來不及接到命令，然而我們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這抗戰中最可貴的武器任人轟炸，我們是必需起而迎戰的。

我們匆忙地僅僅起飛了四架……我們有一架是在匆忙中還未升空而翻了的……而敵人重的炸彈已





胡克敏

擲下來了。

我們趕上了一架敵人的重轟炸機，我們無情地擊，我們自己都奇怪，平時的射靶練習也不會如此準確過；而這次都異常順利地被擊下來。

事後調查，此次共擊下六架敵機。

敵人是意料不到的脆弱！

×

×

×

憑着這空戰的實際經驗，我們心中更有確信，勝利的前途是把握着。跟隨了隊長，差不多半個多鐘點以上，我們飛近目的地。

這裏比不得白天北方所見的盡是高山叢林，現在，遙望前面，白茫茫大海，霧一樣迷濛，十餘艘敵艦像樹葉般飄浮着。

我們尚未飛近，高射炮的火光，像流星般紛紛飛了。

不一會，敵機也在左角起來了，在相距千碼上的遠空，敵機上的機槍也軋軋地遙擊過來。

我心想：『這樣遠距離能發生什麼效力呢？這

不是充分地表現了敵人的膽怯！」

天，已經不讓我們看清楚那陸地上的一切了。

有一架我們的轟炸機，拋下一個照明彈去，而機身立刻向左旁讓開的時候，一架敵機却在它的背後偷襲上去，我們正處在敵機的上空，我們迅速地對準了瞄準器，撥動那開關，前面機翼地四挺機槍就一齊射擊了。這時候，坐在我身後B同學，也正努力的掃射追逐上來的敵機。

射擊！射擊！追逐！追逐！

緊張，興奮，充滿了這一刹那。

然而這場面，僅僅是一刹那，敵機好像不見了，而我們的轟炸機已經完成了它神聖的任務而歸去了。

我們能見的，一架單翼的攻擊機還和我們在一起。

同時，我們更發覺了敵人的高射炮是如烟般密集過來，血紅的子彈如雨點般在膝下飛射。

爲了比較可以避免高射炮的威脅，我們於是藉着房屋和樹木掩護，作幾十尺的低空飛行，我們看見了大隊敵軍的陣地，一個圈子繞了過來，地上的民房起火了，火燄上升，它使我們機身不能逼近地面，我們只得沿着火繞飛。

火光映耀，它指示了我們以目標，拉起那炸彈架，五十公斤的炸彈便弧形的下去了。我們也用機槍掃射，人，馬，一排一排的傾倒下去。

而地面上機槍的火花，還是燄火般狂飛。

我自覺，我忽然地自覺機身的速度減低了不少，汽油表的指針，漸漸地低落下去，顯然地油箱被擊漏了。

身後的B同學，忽然又打亮了一次紅燈，我回頭去一瞥，祇見他安靜地微笑着橫在那裏，他那挺自由活動的機槍也懶懶地掛在一旁。

立刻，我們立刻離開那戰地，我很明白，我們已經處身於危險中。

但是『冷靜』，『冷靜是力呀！』

機身迅速地被降低，汽油表筆直地落下去，我們在中途降落了。

停下機來，我回頭招呼B同學，他還是那樣微笑地橫着，而鮮血却濺遍了四週。

在他那座旁的机壁上，我還可以看見用他自己的鮮血寫成的。

『保衛國土』四個大字，點滴的流下來。

八百尺低空轟炸虹口日本兵營

大年

我們六架新銳而美觀的「諾斯羅泊」轟炸機靜悠悠的穿過一堆一堆的惡雲，機下掛着龐大的重量炸彈。好像六條飽腹的金魚在多水草的池中泳着似的。

炸彈們在相互對話了！

「我要粉碎敵人的彈藥庫！」

「我要粉碎敵人的堡壘！」

「我要粉碎敵人的侵略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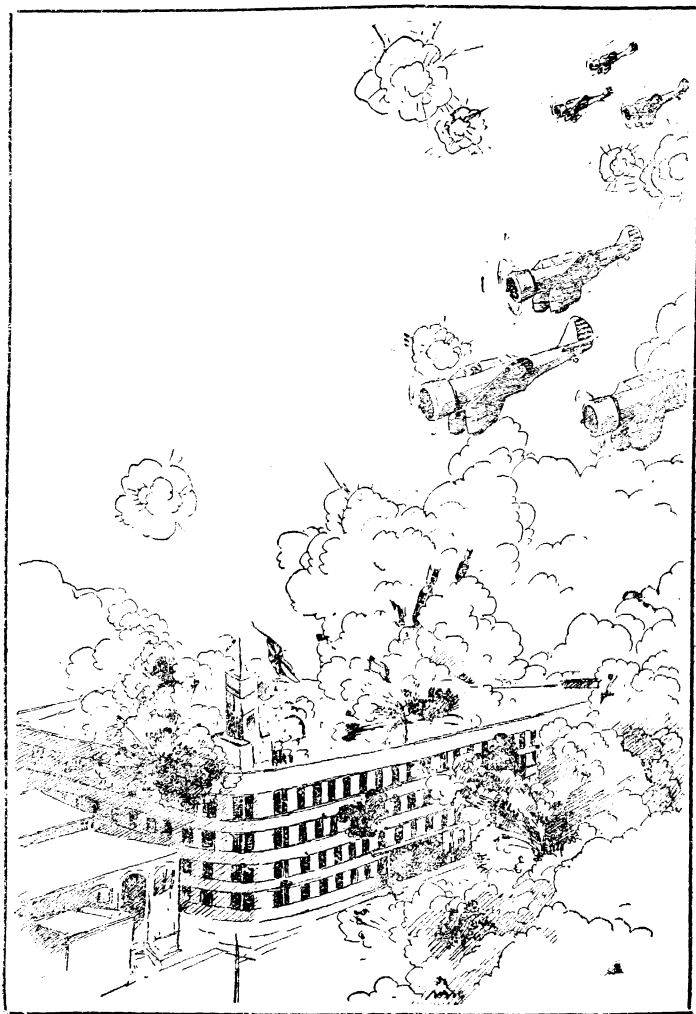
「我要粉碎每個侵略者的心！」

……她們多年被埋藏在陰濕黑暗深窖下，躍躍欲試也久矣！今日得一顯身手有說不出的快樂與興奮。

天氣惡劣異常，當我們起飛的時候還正落着濛濛細雨呢。但因為情況的緊急使我們不能去計算危險的程度。此次的任務是轟炸虹口日本兵營。那裏是上海敵軍的總樞點。堅固的建築，使輕量炸彈不能奈何牠；周密的防空，使襲擊者難於持行任務。最近的情報說敵軍大部已被我軍趕入兵營，敵乃據險頑抗。

我們翅膀擦翅膀的在雲中爬高，費了好大的時間才爬到雲的上面。大家將隊形略為疏散，透一口氣，對正上海方向飛去。

滾滾無際的雲海看起來好像可以站得住人，停得下飛機。若降落在雲海上走下飛機來玩玩正不知



繪敏克胡

如何快樂呢？我回頭望望同伴×君，他故意做個鬼臉引的我發笑。

計算時間再有十五分鐘就應是上海了。飛機×副隊長搖了搖翅膀手指下邊一個雲穴，大家會意了！學了個燕子掠水的姿勢我們六隻鳥出現於雲之下，緊貼雲底飛行。地面的房子漸漸密了起來象徵着目的地的接近。啊！真茹在迷了。國際無線電台高聳入雲，將要觸及我們的機翼。綠色的草地，白色的水汀路，襯托着宏大的建築。不想傳播文化的利器亦將難免於暴敵炮火之破滅！

我們的目的物終於看見了，牠是一所方方的堡壘式建築，附近並有一排一排的兵舍；裏邊滿裝兩脚禽獸與屠殺我們的軍火。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此時長機搖七翅膀，我們也跟着做個記號表示會意，立刻保持好投彈隊形，以等速，等高，直綫飛行，正對目標雄糾糾，氣昂昂旁若無睹的長驅直入於敵之領空。

就在這時候敵人對我們開了高射砲。團團青烟在我們飛機附近爆炸，多半都在我們尾巴後邊。驟看過去好像空中放滿了汽球。也有幾顆打得很好的，在我的機翼下爆炸，聲音震耳，而且使我兩飛機一抖。

目的地上空到了，高度表僅指八百尺。此等高度敵人甚至用手槍亦可射擊我們。獸兵們惶惶失措無標的瘋狂的對我們射擊。地面的高射砲和機關槍聲均可清晰的聽到。槍聲密到簡直不能分辨。空中可嗅到濃厚的火藥味。

我們的炸彈一齊拉下了！她無情的對準敵營逝去，由龐大而變為渺小，她們以翻山倒海的偉力噹噹噹……整個敵營為巨大之煙塵所遮蓋。我們的微笑送喪了無數侵略者的生命，這也是他們咎由自取！我們手上確實染滿了血跡，不過這是外科醫生上所染的血；而非劊子手手上所染的血！

不妙！一顆子彈突如其來，由下方貫穿了我的發動機包皮……又是一顆穿過副翼……轉眼間我的左翼落地燈亦爲之粉碎……接着我的坐位前方飛機包皮又凸起二塊，伸手手可及。回頭看我的同伴，他毫不顧情況之險急探出半截身體哇哇哇！哇哇哇！……還擊敵營房頂上慌張失措的獸兵。

任務完成長機又做了個信號，我們會意即各個解散飛入雲中開始我們單機的冒目飛行。槍聲漸漸而疏稀。

利用儀器將飛機擺平，同時擺好爬高角度慢慢爬高。我開始細心檢查飛機的創傷。她爲了捍衛祖國的緣故日夜馳騁於蒼空，爲了完成驅除暴敵的使命弄得遍體創傷。每個創痕深而黑，裏面埋藏着復仇之怒火，迎江發出嗚嗚的悲鳴。她確實受委屈了！

汽油箱被擊漏了一只，遂將已漏者闕斷，再檢查我自己身體，用左手摸摸腿，摸摸臉安然完好。回頭看看我的同伴，他笑着吐一吐舌，我亦報之以吐舌。

飛機漸漸衝出雲層，同伴忽用手將飛機拍的砰砰響。我回頭見一架敵人帶浮筒的水上驅逐機由很遠的後上方追來。我知道該機的速度有限而且下有雲海可做我的面幕故毫不探他而繼續奔我的前程。

因爲高度的不同，他真追上我了！他因緊張過度的關係，竟在正規之射擊距離以外而開了槍。我甚恨自身非驅逐機而不能與彼纏鬥，繼遂將機頭一推而入雲中。雲中飛行正如蓋被蒙頭睡覺，悶的恐慌。移時復將飛機拉出雲外，敵機仍在後方戀戀不捨的追趕，但是他不能追上。漸漸落後去了。他自知對我無能爲力，遂將機身抖了一抖翻了個筋斗向相反方向飛去。他這種在我面前表演特技，我至今想不出他的用意何在！

雲海仍是如地毯一般鋪在空中，漫漶無邊際。天空發黝黑色。不染絲毫塵垢的陽光照着我機的翅膀，金屬發出閃閃的光耀的黨徽美麗而嚴肅。飛機的影子透到白雲上，影子的周圍有個彩色的虹圈。任務完成覺到一種輕鬆的感覺，同時覺到一種特別的快樂。朋友們！「最大的快樂藏在最大的危險中」！我回頭看看我的同伴，他又做了個鬼臉，我們二人不約而同的開口大笑，但是誰也不聽不見誰的笑聲。

平安着陸。廣德機場上站着引首望歸的其他同伴們，他們急切的詢問着經過詳情。機械士忙着數飛機上的槍洞。「一棵，二棵，……這一棵最危險，穿過繁雜的油管電路而無擦傷汽化器。……：……：……一共八棵」。又開母指和食指表示着數目。又說：「今日六架飛機無一架無彈痕，但是都回來了！哈哈！」

我與同伴將飛行帽推到腦後，挾着地圖，拖着笨重的飛行鞋蹣跚着往隊部走。
爲甚麼我們未被機關槍打落？同伴因怪異而發問。

「槍彈若着眼打不到我們，槍彈若無眼找不到我們」。

我說完後向他做一個鬼臉，二人都笑了！

月夜轟炸楊樹浦

家鵬

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剛山××地方飛返杭州，一位同隊的同學，便來告訴我說：今晚工作已派定了有我，要我們準備夜間出動上海去轟炸，同時更要到部隊去看命令究竟是什麼時候出發。這消息真興奮極了，我的精神馬上緊張起來。

這還是我第一次擔任出擊的工作。

「轟炸！」這該是多麼雄壯的名詞。

今晚輪到我飛到強寇的陣地上空去發揮空襲的威力，我該要如何地予屢次空襲我不設防城市，慘殺我無數同胞者以重大的打擊，爲我無辜慘死的同胞出一口冤氣！

跑到隊部看了命令，知道與我同機是葉子雲同志，葉君是先進的戰士，出動轟炸已屢多次了，他把關於出擊的許多問題，不厭其詳指示給我，同時對於工作互相合作的事宜，也彼此作了一個協定。

我們被派第五次出發。時間是正在午夜。因此我回來就倒在牀上，休養體力，專心準備出發，但是翻來覆去，總不能成寢，怯懦還是興奮，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同時各種幻想，便如電影一般一幕一幕地在腦中放映。不久，魯次華同學突然要我將家庭住址給他。不錯，我今天出發能否回來還是一個問題呢。在我個人，早以身許國·生死久置度外，何況又是出動轟炸敵軍陣地，回不回來本無所念。並且預先已立好遺囑，一切的問題都無眷念，不過我留祝的家屬，却有託知友照料之必要。因此除了感激他開了給他外，並且面告他「倘若我今天不回來，就請你轉告我的內人，我是永遠不回來了」。

我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觀念，萬一被敵人打下，我必與飛機同歸於盡，決不會偷生苟全，在敵寇中充當俘虜。否則就是給他們十顆炸彈的大禮。

想到這裏，萬念一清，便朦朧入睡。一覺醒來，已是深夜十一時，離出發時間只有兩小時了，連忙爬起來，穿上飛行衣，而我同機的葉君已在外面「萬！萬！萬！」喊起來，相互看了一下，是應到機場的時候了。

今夜正是舊曆十六、七、八，月亮圓圓地高懸天空，地面薄薄蓋上了一層低霧。望了一下天氣，真是喜之不盡，好一個夜間飛行的光明之夜。我與葉君步着月色走到機場，看看時間還有半點鐘餘裕，於是葉君與我就坐在石階上重覆作了一次關於工作的協定，直到距離飛前二十分鐘，才叫機械士開車，同時，我們也就緩步走到機旁，檢查攜帶炸彈，背上了安全傘爬進機內，葉君試了一下車，馬上開大油門，呼呼然踏上征塵。

起機後，我們提高着機頭，漸漸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對準着上海方向航行，不數十分鐘，一塊如橢圓形燈光明亮的土地，便在我廣闊視界上發現，我知道我們的飛機已漸漸地接近目標的上空，靠近大上海了。便站立起來，留意着四方的一切，約摸在吳淞口的方向上空，發現了兩盞奇怪的燈火，比星球要紅，而比地面燈火高，時沒時現，乍開乍閉，而似乎在空中游動，斷定倭寇已有相當準備，越加謹慎前進。這時明時滅的燈，一定是寇敵的驅逐機無疑了，我拍拍葉君的肩膀，指指那可怪的燈光給他看，他會心地點點頭。於是我便掌握機關槍柄，準備廝殺時機的來臨，但它並沒來和我們麻煩。

已經飛臨浦東上空了！離我們轟炸目標——楊樹浦敵軍陣地僅一江之隔。這時寇敵似亦已知道我

飛到了他的頭上，紅的綠的高射砲彈已串串射出來，同時更有三兩盞照空燈向空照射，找尋我們的踪跡，那時我們已渡過黃浦江，便拉動炸彈機紐，將我們所載的××公斤禮



胡克敏

物，迅速投送下去，剎那之間，敵寇搜尋我們的照空燈，驟然增多至三四十餘盞，光芒四射，眩耀加書，紅綠色的高射炮彈，更密如聯珠無目標地亂射，我們急降而下，回頭一看，熊熊大火，正烈焰飛騰地在楊樹浦敵陣地大燒而特燒了起來，我再拍拍葉君肩膀，遙指着火光給他看，彼此得意的一笑！歸途中在松江上空，又發現同樣的兩盞怪燈（截擊驅逐機），但我們高高興興卒於安全歸來。

薄暮飛轟寶山

家朋

從九月到十月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候。江南朗潔的晴空，幫助了×大隊完成不少的任務。在東戰場幹了兩日餘的夜襲與轟炸，堅實的鐵拳，粉碎了倭奴淞滬一帶的陣地，能飞的烈焰摧毀寇敵無數的軍火與生命。

十月二十二日好天氣，不括風，××大隊最能利用這種機會出發送給敵人大量的禮物。當夜航轟車由××地開進機場時，成雲的鐵鳥已從根據地飛到待命，那矯偉和奇壯的姿態，正象徵着今天出動的勝利。

張代大隊長趕來宣達命令：「諸位同志，今天的任務是轟炸寇軍正在寶山趕修中的飛機場，由××大隊所屬××團××聯合擔任，××派飛機××架，××派飛機××架，××同××駕駛××飛機。」經大隊長一一派定之後，大家急忙準備，穿好戰衣，整隊走向飛機場。機聲拍拍鼓舞了戰士的勇氣，激動了雪恥復仇的雄心！

深秋的白天，好似加速地縮短，一刻前曾高掛在西方的太陽，這時已漸漸朝向地面沉沒，在時鐘上祇不過是四點三十分的光景。這便是在戰術原則上所選定的起機的時間，戰友們，一齊迅速地爬進派定的飛機，梯次地踏上征途。

那天陳副大隊長領隊前導，餘機成隊緊緊地跟隨在後，抬起机頭升到我們所需要的高度朝着目的地飛去。這條航綫已是我們的熟路，不到幾十分鐘便見浦江如帶，淞滬在望。可是那血紅的太陽，完全沉沒了，夜幕籠罩着大地，偌大的寶山城好像變成一座昏暗無光的死城。設非寇敵用探照燈和高射器

編成一串串紅綠彈光，也許我們找尋爲目標沒這樣容易。

黑暗中我們搜索要轟炸的目標，靠領隊機敏銳觀察好久，發現了有點可疑的地方，一顆照明彈投下去，寶山機場的輪廓在我們視線中展開了，同時在照明彈的光耀底下，隱約中看見敵人驅逐機連續地起來了八架，我們用同時投彈法，將各執所攜帶的××公斤禮物送給那塊兒方形的平地，剎那間塵灰四起濃煙似地蔽滿全場，但那八架怪燈一般的寇機却也漸漸地飛近，我們竭力保持隊形，大家緊握着槍柄，構成雄厚的火網，預備和倭寇拚個你死我活。可是漆黑的天空，使我們在保持隊形上發生了相當的困難，既不能開燈，敵機又漸漸地迫近，大有發生纏鬥的可能，爲避免相撞起見，我們便化整爲零，各自散開來應付這場爲惡鬥。

拍拍……好像敵機在黑暗中不能發現我們開槍探求；我們沉着應戰，寇機沒情進步。拍拍拍敵機上的槍聲又在連續地發響，這一次却不是試探，因爲另一種由我機發出的不同槍聲，清楚地聽到，原來我們的領隊機已經與敵機接觸了。可惜天空太黑，無法戀戰，并且我們已達到了轟炸機場的目的，就開足馬力，安然飛返。

「皇軍」俘虜羣像

姚中言

近來空戰非常激烈，敵人的損失很是重大，這使我憶起一件擊落敵機，捕獲俘虜的事。

去年十一月一日敵机四架飛隴海路歸德車站轟炸，被我高射槍炮擊中一架，餘機倉皇逃去。那負傷的飛機也跟着向東圖逃，但飛到徐州蕭縣耿樓與管粥集之間，因內部起火不得不強迫降落了。這架飛機是日本九四式雙翼（中型）水上偵察機，當牠在空中起火時，因為機上坐的指揮官是日本有名的海軍飛行員栗本敏樹少佐，憑他豐富的經驗，馬上命令駕駛員操縱機身，作橫滑姿式降落，希圖藉風勢來撲滅火燄，同時橫滑的時候，火燄也可以不吹到乘員的身上來。說也奇怪，橫滑了沒有一會，火竟自熄滅了。據他自己說這是神符及子女縫的保佑，他們直到現在還在感謝着他們的神明。然而天曉得！果真神明有靈，他們該不至全被捕了；他們能夠不死，不過是偶然的幸運而已！

當他們的飛機安然降着地的時候，因為土地不平，飛機就翻了一個大筋斗。因之，同伴三人中航空曹長西橋莊太郎（轟炸手）就受了重傷；其餘二人，僅受輕微的灼傷，爬出機身之後，尙飛奔圖逃，卒被我當地鄉民一齊捕獲解送徐州了。他們在徐州住了五天，從徐州解到南京，又化費了一天工夫。這西橋莊太郎就沒有吃喝一點東西，雖然我方曾把他送到中央醫院去住頭等病房，可是他沒有福氣享受，只住上半年，就跟隨他的很多夥伴回不到東國，而回到西土去了！我們都很替他可憐，因為他頭腦簡單為他們的軍閥犧牲生命了，委實太無代價！他的死，連他自己都莫明其妙哩！

栗本少佐呢，他在徐州因為怕我們在報章上宣傳，所以不願說出真名姓，只說是「山野春二」，直到南京之後，才肯說出栗本敏樹。他現年四十歲，的確具備着一副很神氣的軍官姿態，據他自己說

，他有十幾年的航空經驗，三千多小時的飛行紀錄，他在日本海陸軍航空駕駛員中要算年歲最長的大哥，日本海軍所有的各種飛機，他都飛過。這次他所負的使命是指揮，所以飛機不由他駕駛。他的灼傷現仍未愈，加之這幾天時不正，又有點感冒；現在每天都有醫生爲他診治。他也和其他俘虜一樣，思家之念，耿耿在懷！他今年雖已四十歲，但是他的妻室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年青少女，並且還懷了幾個月的孕，因之他不怎樣願意打仗。他雖是個有些知識的軍官，他被日本的霸道教育矇住了他的頭腦——他說他之所以來打中國，是因爲中國抗日宣傳太厲害，中國是鄰近他們的國家，如果老是放任抗日情緒的發展，可致日本於死命，爲自衛計，所以便斷然的來打抗日政權。他這種想頭，委實太奇怪！試想，如果他們不來侵略中國，我們一向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會無緣無故的去抗日嗎？所以他的話是不能自圓其說，只要世人不盡是盲瞽，任怎樣也欺瞞不了的！

這九四式水上偵察機，是個三座機，駕駛的那個名叫清水吉官，階級是二等兵曹，等於我國的中士，他只在臉上被火燒壞了一點，沒有別的創傷。這個人很小氣，十足的表现日本民族固有的特性。據說有一天因爲守衛者偶然忘記了，少給他一枝香烟，這幾天來他還一直要求要補給他，所謂「皇軍」的醜態，只就這點已經夠瞧的了！

有一天，中國紅十字會的總幹事龐京周先生陪了瑞士派來的紅十字總會代表去慰問俘虜，在代表尚未見到俘虜之前，他還不了解中國的態度，總以爲我方對待俘虜未必就如宣傳的那樣周到，並說應遵照國際戰時俘虜公約上規定辦法對待他們。但當代表看到了他們的起居飲食的情形之後，臉上便露出非常愉快的容色，他看見每個俘虜都長得又肥又胖，精神煥發，這已可證明飲食的充足與住處的舒適。並且他會親自問過俘虜們的生活情形，每個俘虜都報以很滿意的回答。他又會直接用英語與栗

本少佐談話，栗本少佐回答的也是些感謝中國優待的話。所以當代表出來的時候，對我們發表他這次參觀的印象，說是非常之好，確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聽說現在代表已經啓程到日本去了，不知他在那兒也可得到同樣的印象否？

冬日南昌上空

嘉 鵬

在溫暖和春的一個冬日的下午，南昌環湖馬路的一帶，來往人是特別顯着擁擠，熙來攘往的，似乎是去趕看什麼熱鬧的盛會。我一時爲好奇心所推動，便也要跟上前去探個究竟，彷彿在人聲鼎沸中約可聽的到——

『到公園去！到中山公園去！去看倭子的飛機！』

呵！原來是前幾天被我們打下的三架敵機，當中有一架遺骸，還比較完全一點，現在已經運到公園裏來供市民的展覽了。提到中山公園，那是一個幽靜的遊憩之所，如今居然把一架擊毀了的敵機運來展覽，陡然間園內的空氣變成了嚴肅起來。當我一步踏入園的大門，便很模糊的看見西北角的廣場上有一架殘缺不全的敵機遺骸，走近它的旁邊，最初映入眼中的是那粗大的發動機，雖是早已脫離了機體，但却是惟一比較完全的一點的殘骨；螺旋槳是捲曲如象鼻，消失了原有的輪廓，機身也如臥牛般屈膝伏在一旁，塗着一個不紅不黑的倭徽。機翼和尾樞，亦只見着碎片，什麼一點也分別不出。我在螺旋槳上還發現註有「九六式爆擊機」幾個字樣，但從敵機身只有一個座艙，和我的飛航的經驗來認明，即可斷定那是一架驅逐機了。

看了這架敵機殘骨之後，不由我想起打下這架敵機之空戰的實在情形，經過是這樣的：

那是上星期的事，時間在中午的光景，是日天氣非常晴朗，溫和的日光浴着大地，早晨起來就會想到敵機一定要來送禮。果然在十一時半的時候，防空機關便發出空襲警報，一會兒後，繼之又發出緊急警報，這時我担任掃蕩天空的一般友伴，早就有一部份在空中左右迴旋，等候着他的獵物；另



南昌公園中

胡克敏

一部份却擺着陣綫，去迎頭截擊了。

哄哄……遠遠地捲送來一陣似乎是重轟炸機的聲音，聲中還夾雜有一種兩個發動機的複音，我知道這確是敵機。以後的聲音漸漸大起來，但可判別是從東北角飛來，於是我的注意力便隨着機聲轉向東北角上去。

喏，喏，喏！來了來了！那不是敵機嗎？三架：三架：

——六架六架，那面還有三架：

不膩！那一面還有三架嗎？是九架了，

不對不對，後面又來了三架，一共是十二架了！

哎呀！都是重轟炸，都是雙發動機哩！

嘿！那裏只有十二架呢？上面還不是有飛機嗎？

是的是的！上面還有九架，飛得那麼高，又是那麼小，那大概是敵人保護來轟炸的驅逐機吧：

拍！拍！拍！機關槍響了，我們，驅逐機開始施行他的神聖任務，有一架獨自向左面一小隊三架敵轟炸機攻擊了。

一陣黑烟由敵機身裏直冒出來。

起火了，起火了，哈哈哈打下一架，我和十幾位同在土阜上看的朋友，都一面鼓掌，簡直忘了正在頭頂上還有敵機的來往飛過哩。

哈哈，更燒大了，更燒大了，一架九六式敵重轟炸機便在我們的狂笑聲中如臘燭光地烈燄俯衝下來！

轟！一聲巨響，正由那架被打下敵機衝下去的地方傳送到我的耳鼓。連接又來幾聲炸彈爆發的響聲。我們知道那一架敵機便在兩種音響中消失他的生命和能力；所謂帶來轟炸南昌的炸彈也便權代了他自殺的工具！

喀啞啞，天空中飛機的聲音，顯得異樣的緊張，我們成隊的驅逐機，也更撕殺的十分起勁，他們分散了隊形，各自找尋他們的目標，毫不放鬆的，必等到完成仔任務而快心了。

大概青雲譜上空的一角，在我視線上忽又發現西方的空中，有兩架敵機正在糾纏着我機一架，我起初着實替他捏了一把汗。兩機都在翻上翻下想找尋他優越的射界和開槍的時機，形勢是緊迫到一百分了，突然從雲端中衝出了一架飛機，俯衝地加入了這幕戰鬥，利用他居高臨下的優勢，拍拍拍向着敵機來了一個出其不意的攻擊，這次射擊準得非常準確，只見那架敵機應聲而變成螺旋姿態，剎那間已如沒落的星球一樣，紅光一道衝撞下來，接着一陣狂烈火簞，便將一位所謂武士道戰士送上火葬場了。

等我轉頭去看天空中另一方向的那一幕，却已因敵機不敢戀戰，速度很快的逃了。但是，我機却捨不得那個獵物，亦正加速度地追趕過去，聽說在距南昌二十里路上空把他打下在楊過村附近的，那正是今天公園陳列着供人展覽的這一架。

魯南上空殲敵記

符祺

我們要以轟炸還轟炸！

我們要復仇！

我們要反攻！

(一)

反攻，全綫反攻，步炮空聯合反攻，英勇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在第二期抗戰中，把敵人打通津浦綫的迷夢打得粉碎了。

這是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抗戰，無論在陸上，在空中，從嚴格的紀律中鍛鍊出來的四方健兒，全國勇士，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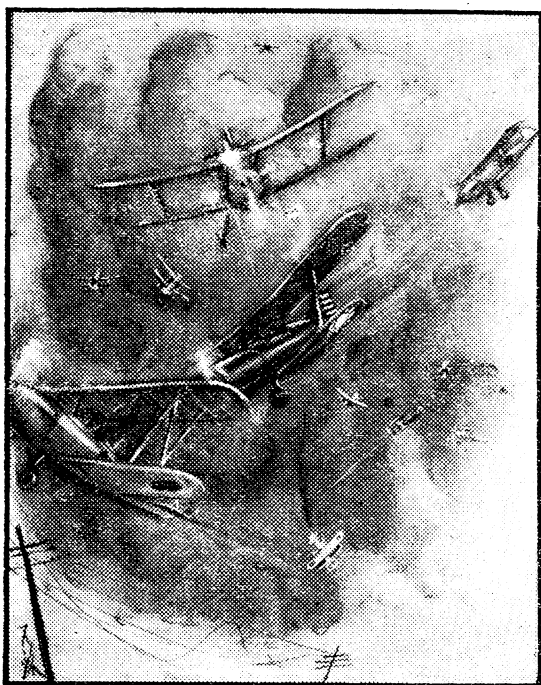
空中健兒，我們的飛將軍，在津浦北段，第一次就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

在我空軍出動之前，津浦線的上空，不獨是被敵機控制着，祖國潔白的天空，被敵機所侮辱。他們一日三次輪番來轟炸，向着平民，向着不設防的村鎮。

三月十八日，我機一隊出發去轟炸。及至×城一帶敵兵陣地，任務完畢，結隊飛返。發現敵重轟炸機兩架，這樣送上口來的食物，誰不高興？於是領隊的W隊長一下號令，突進射擊，羣機齊上。殺得敵機急遽迴避，好像已落虎口的肥羊，一霎時一機中彈起火，黑煙縷縷向地面落下去。

同時，真是同時！副隊長運用他極端熟練的技術，迅速射擊，又給第二架機一個致命的創傷。本來麼，L君是一個空中射擊的好手，現在只是隨便拿那漆着日徽的敵機打一回靶而已。敵駕駛員跳傘





了，L守着射擊軍紀，沒有掃射他，讓他落下地去，成了俘虜。

煞尾，敵人還送上一架偵查機來表演了一回「小丑」戲，牠同一個陸地的偵探者一樣，使用了無數的狡計，想隱蔽着自己而偵察些什麼，可是我們已佈就了天羅地網，縱牠似孫悟空會變，也逃不出如來的手掌心。

霎時，牠來了一個「跌滾」(B.W.D.) 戲，低空逃脫了，R分隊長瞥見其機關槍手，已被我們射斃，便雄糾糾地追下去，它這一次來一個右上突擊，狼倉北逃，迫降在敵人的陣地，R追去掃射，竟被地面敵軍射傷了兩個手指。

全勝了，我大獲全勝了。

(二)

三月二十五日天氣晴和，我機一隊，再度飛往前線殺敵，作低空轟炸，並以機槍掃射。殘酷的敵人在地面像螞蟻一樣的大，

他們那種怕死凌亂丟盡「皇軍」的面子的醜態，使我們空中惡視的飛將軍笑了，一種不屑的輕蔑的微笑！那裏去了？戰士們不禁在心中這樣問他。

在歸途中，又遭遇敵機一架兩架……轟炸機六架，驅逐機五架。不，愈出愈多，敵驅逐機竟有十六架之多。這時以我們的機種與性能，要避免戰鬥是很容易的。

可是中國健兒，他們怎肯從敵人面前引進？在這時，下了攻擊命令：但見×機齊上，爭取高空的優勢一場劇烈的空戰，於是開始。

向左後攻上去的是第×隊隊長鶯，他首先發現敵機五架，係灰色水涼驅逐機，伴着陽光向我逼近。我們的鶯隊長，一面用手勢通知僚機，一面靈敏地向左作戰略的迴避。交上手，敵機首先撲了一個空，即往左上突擊。我們的飛鶯乃用最敏捷的手法，潛入敵下方死界一面，攀取高度，敵機因失却目標，茫然潛下，這真是上門送死，鶯隊長自然不能輕易放過機會，立即拔機射擊，一時機似鸞翔，彈如蝗飛，敵方在用盡掙扎的力量，企圖以純熟的動作，各種技巧，上下左右，奮勇翻騰，拿出他吃奶的力氣，以圖脫逃，可是怎能當得起精嫺擊技的鶯隊長呢？只見鶯隊長上下迎擊，活活像一隻牛翼的老虎。經過一分鐘之久，頑敵得到機會，已經在飛鶯的左右翼下擊中彈。左下翼接近機身前翼樑擊穿過半，鶯隊長殺得性起，不願這些四面堵擊八方掃射，敵機終於無法迴避；被擊中起火，人機俱焚，隊長只才輕鬆地透一口氣來。他已想問頭尋覓何副隊長。正一轉瞬間又有敵機一架，風馳電掣般急遽襲來。

好吧，送上門的買賣，一發打發了牠吧。鶯隊長抖擻精神，迅即對正敵機射擊，好像運動場舉行決賽一樣。愚笨的敵人，他不知他擊擊何副隊長的成功，完全是出於倖倖。開始兩機在同等高度，成

追攝狀態。這樣經過五分鐘，我們的鴛隊長，不願和他多糾纏，趕緊由守勢轉採攻勢，發揮優越之機能。來一個包抄的截擊。

敵人正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忽又有敵機一架自右後方襲擊，參加戰鬥。

敵人的兩機的龐大力量，已使鴛隊長入萬分危難之境。脫離戰鬥嗎？一無法脫身；不脫離戰鬥嗎？十之七八會為敵機所乘。我們的鴛隊長，他能白白地犧牲嗎？不能，萬不能的。好了，背城借一，不惜同歸於盡！

以最高的技術，擊落了逆襲何副隊長的敵機，我們的飛鴛，已飛得精疲力竭，可是仍得廝殺，殺，拚命的廝殺，掃射掃射，不斷的掃射，這時天空中好像有一無形的軸，我們的飛鴛，和敵機走馬燈一樣，盤旋的敵機為衝鋒勇氣所挫，機頭下墜，我們的飛鴛立刻決定追擊下去。但是油表告訴他，不能再繼續戰了。加上此四顧敵機友機都已星散。於是奏凱飛回。

在××上空，不料又遇見敵我飛機凌空激戰。鴛隊長一眼望去，約見敵機五架，我機二架，你們五個敵兩個，不算好漢，我們的飛鴛那怕機損，人乏，油盡，他也鼓起勇氣，向戰鬥圈中飛近。可是已來不及了，我一架機以眾寡懸殊烈犧牲。我們的飛鴛，索性咬着牙關，改變了方向，在悲痛中飛返、凶殘的侵略者喲！你記着，我們的飛鴛，他一定要為死難的同志報仇的。

(三)

另一角度。

我們的池分隊長，在戰鬥開始時便上升攀取高度，立在監視的位置，觀察全般的狀況。

他很清楚地看到我機四架，受敵追襲攻擊。於是不慌不忙，由上方進入戰鬥，偷襲強敵。一架敵

機中彈了，敵人發現前後被擊，立時脫離戰鬥圈。另一敵機又從上追來。他於是從容不迫地極量發揮所有的機動力，一面招架，一面還手，經過了幾分鐘，和幾次的突進與射擊，敵機頑皮得很，它好像一個試槍的靶子，打中了很多子彈，總未見着火墜地。

好，只要你吃得消！不動聲色地，入敵尾下方追擊，這才擊中要害了，瞥見該敵機毫不客氣地掙下去和地面接吻了。

此時另一敵機氣勢洶洶地追趕前來，已到池的機尾，池略施小技，迴翔着便脫離了敵機的監視範圍，重取高度，復居於監視位置。

霎時天空沉寂，敵機紛紛北逃，我機也陸續飛遠。有一架敵機偷偷地溜回了，快進我們的陣地，追擊我×隊員，看看追上，池乃急降援助，倒要看看這大膽的敵機是一架什麼樣的怪物，急沖至二十餘米附近，才見該机有特異的標誌，在機身除有紅疤痕的標誌以外，還有三條紅黃白色的條帶。呵，一定是敵隊長機，大概他是被×隊員截住在作困獸之鬥。該機機動甚為熟練。一見有尾追，即時急烈迴避。但是來不及了，一陣密射，眼見他吃不完兜着走之勢。

萬分不幸，池分隊長的飛機，因溫度過高，發動機忽然停動了，他此時不能不脫離戰鬥，敵機趁着機會迅即逃走，解圍以後的×隊員，未予窮追，即與同返防次。

×隊員已受傷了，他是怎樣被困的呢？他說他在二空追逐一敵機，在敵機後面四十五公尺的位置，用機槍掃射，當時敵機受傷向下逃走，他駕機隨尾追下，忽見有敵機追襲在他的後面，他立即回轉與敵纏鬥，約六七分鐘，兩下捉到一個對稱機會，各不放鬆，面對面地互相以機槍掃射。結果是兩下都受傷了，×回來檢查他的飛機，身中兩彈，一在翼中向邊射下，一在翼枝杆穿過下翼，這些都不在

要害，幸而人也沒有損傷。

(四)

我們的飛將軍口善同志，他是一個善人，他爲了看不慣野獸般的日帝國主義吃人，架機與之作生死鬥爭，完成挽救國家民族的善果，善哉善哉！

他當日受着×隊長指揮，參加戰鬥。交上手，即有敵機一架，與他勢均力敵地，在天空互相追擊。這樣恍了兩個趟子，我們的善人，繞一個小灣，追到敵機尾部約五十米距離之處，即扳機掃射。可惜，只發出了十幾粒子彈，機槍忽然發生了毛病，用第二枝一樣，第三枝……：幾架機槍都發生了毛病。這一下可把善人忙了，立即脫離戰鬥，拉上彈掣，另裝子彈，試驗一下子，得了，又能發射了。在善人脫離戰鬥的一瞬間，回頭見左下方有一敵機，正追躡着×駕駛的×號機。善人立即加以追擊，等到距離近二三十米的時候，扳機直射，只見黑煙直冒，敵機即向東方作尾旋下墜，駕駛員呢？善人行了善事，送他上了西天。

一機既毀，另一機又來候補，正想依案辦理，討厭的機槍又都發生毛病，因爲敵機已經迫近，脫離戰鬥，已不可能，好趁着迴避間，以左手操縱以右手拉上彈制另裝子彈。不過爲了旋迴稍緩，乃被敵機射中兩槍，第二槍打中了機座位前，登時出火，而且黑煙甚多，機已無力，向下而墜。高度甚低，跳傘也未必安全。於是我們。善人，以修行般的靜心，森冷沉着，滑翅下降，決與機共存亡。幸運得很，烟火漸滅，迫降××。

(五)

李分隊長廣西陸川人，廣西航空學校畢業的優秀生，秉性直剛，好與人鬥，在學校裏，就以好打

人出名，除了本隊×隊長，係李所敬服者外，其他無人不對李懷着畏懼與欽崇。他平日不大愛說話，×縣之役他追擊一架敵機，未曾射下，回來更氣得不開口。他說，再遇着敵機一定不能放過。

這一次的戰鬥，他當然更是奮勇當先，雖說×隊長曾囑他珍重，告訴他要留有用之身，多多索回侵略者的血債。不必作輕易的犧牲。

我們的鐵牛！李分隊長的綽號，在出發時未嘗不考慮到這一點。可是當他遇着了整批的敵機，分外眼紅，至必是忘其所以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衝擊，一味地進攻。一架敵機被他追得走頭無路，臨到了完結的時候，忽然斜刺又飛出一架敵機，乘不備向鐵牛掃射，但見敵我兩機，同時冒煙，是的，同歸於盡了。

這時惱了莫休分隊長，他乘戰勝三機之威，向打殺我們鐵牛的強盜復仇，他以全力追躡着，直追到一個迴顧，機頭差不多碰着機頭，敵人早已開槍射擊，而且更有適才戰敗脫離戰鬥的三敵機又來加入戰鬥，衆寡懸殊，可憐忠心的莫分隊長爲友人復仇爲國家民族復仇竟以身殉了，痛哉。（按莫分隊長休，廣西陽朔人。亦係廣西航空學校畢業，對於技擊素有良好成績）

這一戰，擊落敵機六架，可是損失了飛將（何信莫休李膺勛）三員。是的，他們三員是死了，他們的殺敵精神是不會死的，本月十日我們在中山公園舉行了一個沉痛悲哀的追悼會，他們是爲祖國爲民族，死在壯烈的鬥爭裏，他們已盡了最重的努力，最大的責任。未盡的工作，全在後者繼續努力來完成！

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

黃震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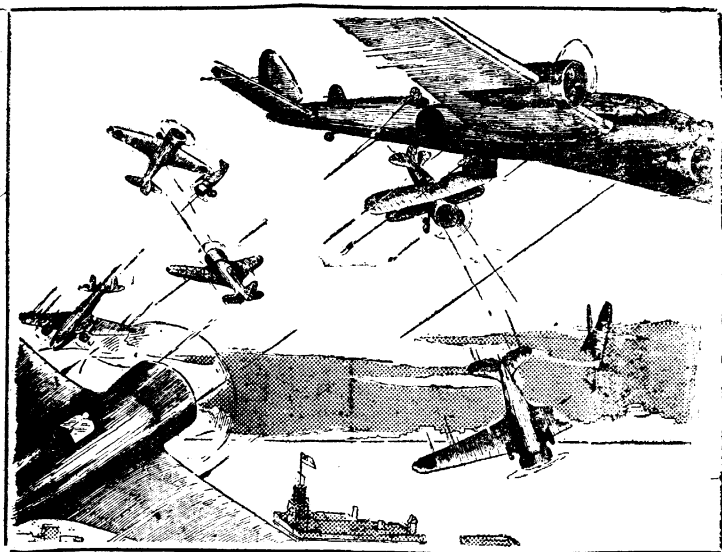
『二二八』武漢空戰大勝

××大隊打破歐戰空戰的紀錄

白山黑水已在望，嗚呼，我李大隊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一時頃，前方二千里的戰綫正在流血，光華燦爛的早曉陽曬在大武漢的頭上，當是時也，英雄而年青的中國空軍××大隊全體戰士們，在祖國美麗的青天之上，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中強盜們，機對機，槍對槍，呼號壯烈，在一百五十萬親愛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過的惡戰的結果，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在十二分鐘之內，擊落敵機十二架，為民族爭光，為抗戰盡粹，為萬千有難同胞呼出一大口冤氣！這是年青的中國空軍龐大勝利的破曉，英雄的××大隊永垂不朽的奇勳。

但勝利不是傲倖換來的，白熱的興奮過去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青年大隊長——李桂丹同志（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鵬程天逝，永不再飛了，為個人計，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男兒死得壯烈。為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終是一個悲哀永恆



大武漢上空殲敵圖

胡克敏繪

的損失。

青年戰士的熱血飄揚在大武漢的青空，滴落在祖國的大地。英雄的「二一八」悲沉的「二一八」啊！四萬萬五千萬人仰望蒼空，為青年將士一灑哽咽感激的熱淚。犧牲的「二一八」，壯烈的「二一八」，永遠成爲寇方空軍之「喪節」的「二一八」，××大隊的「二一八」啊！我們永遠紀念中國雲中的翼陣，領空的長城！

(一) 侵略者之大羣

「二一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逼漸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是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

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悶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方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這是敵方空軍戰略的奇襲！過去多次空戰，吃虧已不少，這次非給我們一個大破壞不可，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

嗚——嗚——嗚，大武漢悲沈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天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疏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蟄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似的，戰慄于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一) × × ×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

就在此刹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炮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裏去。

× × × 隊和 × × × 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佈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

抵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裏坐着一位青年戰士，也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

同時，從北而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裏坐着年青的呂基淳，亦從後方兜圍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

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被我軍戰略奇襲的動作粉碎了。

(三) 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鬪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織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凶猛個別的「纏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敏活。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劍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陸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四) 嗚呼，大隊長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裏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五)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粹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關槍一串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烟——火龍——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颯墜下來，敵機追隨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身邊掠過——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掙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

「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很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劉宗武擊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楊孤帆一架，吳鼎臣一架，烟，火，血花，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敵人號稱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

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六)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凶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卷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裏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作用，平衡了却不能轉彎。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七)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落地逃走。有好多架遍身穿洞，搖搖擺擺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遠有數小時，沿

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驢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十二分鐘前，三十八架敵機是拖着殲滅的快心來的。十二分鐘後，他們被××大隊殲滅了！我告訴人們一個秘密，當半年前，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參閱大風作：掃蕩東綫上空的××大隊），曾於六天之內，擊落敵機六十架，目前，在「二一八」，便仍是這同一的××大隊，在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可說那一部歐戰史，無此「奇蹟」可尋。

××大隊不常戰，而戰必勝，非勝不戰，他們是質樸的學生，鐵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全國沙裏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

今天，××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可以測知的，僅是他們也許又在辛勞，又在盡粹，也許又在爲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

今後，在他們長勝的翼陣之前，將有一道光茫，在永恆地牽引，誘導着他們，爲民族先驅，爲空軍前衛，向青天而進，抗戰前途而進吧。這一道光芒，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

遺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二一八」——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

翱翔千餘公里

中國炸彈爆發在台北！

××隊和××隊並翼遠征

霹靂一聲，爲五十萬死難同胞招魂

「二一八」之役，我第×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這是「八一三」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九六式」戰鬥機的窮酸絕望的末日。緊跟着這次決定的勝利之後——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粉碎，我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掃！二月二十三日正午，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霧掃空了。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高高在上的「天日之徽」，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然而，台灣轟炸成功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一) 松山機場的毀滅

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在飛行場附近，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雄壯美麗。有秘



炸彈在台北

胡克敏繪

密安置的油池，有最新式的棚廠——格納庫。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飛行團的根據地外，又是從日本本部互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線的中心點。因此這機場附近之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也是必然的現象。

當「八一三」以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便是拿台北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從開戰到如今，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

松山機場不毀滅，我沿海各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松山機場若毀滅了，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亦不足畏，他們遠征的轟炸，尤其要受重大影響，甚至於不能活動。

懷了這種種悲壯的決心，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一天天地加緊，一天天地準備。二月十八日，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們的奇襲，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心理」的寶貴時刻，我們不動則已，不反攻則已，要動，要給敵人一個青天霹靂的打擊，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候，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

二月二十二日，戰略機動開始，二十三日晨，擔任任務的××隊和××隊，先後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準備最後段落的躍進。這次××隊和××隊的調動，非常機密，擔任工作的同志，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偵察員，都是從很××的航路繞進。爲出其不意打擊敵人，××隊和××隊所經過的航程，足足不下××公里。

二十三日晨，××隊從××機場出發。銀翼翱翔，向萬尺高空升進。

台灣海峽，平滑如鏡，長空一碧，美麗的中國海岸，漸見杳遠。遠遠峯巒起處，夾着熱帶森林茂

盛的果木岩岸緩緩出現的，便是台灣——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

松山機場在望！

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雄偉的建築物，蟻般的人羣車輛正在蠕動，忽然間，這些人馬車輛，驚散開來，揚起了灰白的塵頭。

嗤，嗤，嗤，大炸彈破空而下，集團地傾向棚廠，飛機，汽油庫和驚慌奔避的人羣的頭上。

夾着光明的火花，巨大雷聲上衝霄漢。萬千的碎片，木屑，焦土，人體，在山般的酒柱之中湧了起來。炸彈不斷的爆發，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整個松山機場，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沒有高射炮彈，沒有飛機，敵寇完全沒有準備，沒有抵抗。

焦烟消處，熊熊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冒出大蓬黑煙的地點，是證明××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場上三四十架「福特」式和「福卡」式的飛機，全數被炸力迸散，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噴着紅煙。

松山機場毀滅了！

(二) 新竹大電力廠的破壞

十二時左右，松山機場剛被破壞。隔不到一點鐘，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空，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冉冉而來，全市如觸電，立刻慌亂，工人四散奔走。

××隊飛臨新竹上空，漸飛漸近，俯瞰兩個山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很清晰地收在眼底，信號一發，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刺目的火光中，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遠

的空中。

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電台的破壞，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據香港路透社消息，在五天後（二十八日），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

(三)任務達到！

下午三時三十分鐘，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軍事重鎮的台北，焦烟上衝霄漢，從新竹，台中，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警報悲沉的哭聲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東京大阪的鬧市，八幅小倉的鐵工廠，直接間接都感到窘迫的滋味，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鋼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受到空襲！

下午四時頃，××隊和××隊的任務已經達到，銀翼翔翔，回到中國大陸去。歸途，在經過××上空時，××隊和××隊的遠征勇士們，並翼徐飛，互相揮巾慶祝。這動人的一幕，啓示了偉大的前途和意義。

戰士們，你們可還記得：

得遼凌雲願，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去，

長空萬里，復我舊河山——

(航校校歌)

大武漢天羅地網中天長節日的哀鳴！

殲滅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

黃震遐

硝烟漫空中，人就是炸彈！

光榮的「四二九」， 前線濺着燦爛的血花；	預報即來佐世保之大羣；	海拔一〇、〇〇〇尺，
江上的天是蔚藍的， 英雄的武漢在翼下。	風聲是衝鋒的軍號， 馬達發出戰鼓的雄音！	原始，現代，呼聲隆隆！
隊員們都年紀青青的， 原是一羣笑嘻嘻的孩子，	潛藏在那胸膛裏的—— 是一汪悲憤殉國的激情！	撞進佐世保貪婪者的隊羣！
天上陸起沉鬱的長鳴，	看那驚沙揚處—— ××各隊比翼而凌空；	蓬蓬蓬蓬蓬蓬， 硝烟，火流，白亮光芒中！
		人人懷着顆壯大的心， 傾聽「天長節」日的哀鳴！

1. 櫻花之天長節

「四二九」是日本皇國的天長節，也就是國慶紀念日，當這天時候，日本那鮮艷而天壽的櫻花在正開得輝煌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倭國大小人民，被軍閥的鷹犬即「刑事」們驅率着，都要湧向東京的靖國神社裏去，向明治的仁丹鬍子和無數牛頭馬面的軍神們的畫像一一叩頭頂禮，表明奴性的



四二九空中戰

梁又銘繪

卑屈與虔敬。此外，騎着「白雲」大馬的昭和天皇小子，也要在代代木閱兵場親自出現御身，檢閱他的爪牙軍隊。在整個日本，天長節確是最威風凜凜，最有神氣的一天：全日本都懸旗，整個瀨戶海面上全密放着禮炮，整條在東京的「銀座」街都被「君之代」（日本國歌）的歌聲所充滿。

侵略中國的日本大軍，一律跪倒在地上，向東遙拜，三唱萬歲，短髭胡腿的少壯軍人方錫聲嘶的揚刀大喊着「本齋！」祈求他們那神統三千年的「皇國」馬上就生吞「支那」，進而征服世界……

台兒莊血的敗沒的消息，逼使日本軍部下了新的決心，而從事新的盲動；「北滿」對俄的大軍先後接到密令，紛紛開進關來。雲屯山積，準備投入血污的戰場來大量消耗。本來用來對付美國的海軍航空的精銳，已消耗了木更津，木鹿屋兩個悲慘的單位，現又急調佐世保的第十二航空隊到上海，準備在「天長節」那天，再加與中國抗戰之核心的武漢大都以一個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來繼續金子隆少佐（二月十八日在武漢戰死）未竟之志。

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在兒玉少佐統率之下，秘密飛到上海。和上海方面的重爆擊隊集中在一起。這十二航空隊一共三中隊，十二小隊，每中隊有十二架九六式戰鬥機，一共是三十六架戰鬥機組織成的一個威風凜凜的戰團。

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晨，佐世保戰鬥編隊羣在兒玉少佐領導之下，會同了田野牧少佐率領的九六式重爆擊機十八架（六小隊），集合成五十四機！五萬匹馬的威力，黑壓壓一片，向武漢航進。

2. 武漢衛空的長城

武漢是英雄的，革命的，誓死抵抗的啊！

從空中望下去，萬屋如海，中隔萬古不滅的長江一綫，由急逝的漢水以縱的姿態傾注入長江中，真所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降至現代，高高矗起的三點建築物，那便是江漢關，水塔，和隔江的黃鶴樓。而兩岸扁圓形的沙洲，拱衛着金色的揚子江的東西兩口的，便是蘊脹鴨蛋洲和文學上有名的「芳蕩蕩」的鸚鵡洲。

血的動力，力的源泉，山般的物資移動的總樞紐，民族精魂的首腦部——一切英勇偉大而革命的原動力，心臟，靈魂，都集中在此萬屋如海的大都中。

在飛機場上，一間精緻的會客室中，坐着站着說着笑着幾十個青年，他們是什麼人？他們便是威震遐邇的××大隊——有敵機九十架紀錄的××大隊戰士。

在較遠的一個飛機場中，同樣也集中了十幾個青年的戰士，他們便是擊斃日本「荒鶯之美青年」川原中尉的××隊的南國孩子們，和與加藤大尉作殊死戰的鬥士們。

另外，一羣來自另一方向的青年，也在閉着留聲機，翻閱着雜誌，沉默地，英勇的執行歷史所賦與的艱險的任務。他們是一把威嚴的錘頭，屢次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頭上，

這幾羣青年，雖然沒有幾多個，却個個都是百鍊成鋼的，他們還都是普通的青年，因為他們大部份還祇是年青的活潑的孩子，因為他們也許已不是人，而是某種程度的「超人」，因為國家和歷史所要求他們的實在太重太大了。

中華民國四月二十九日二時頃，當這一羣青年——「武漢衛空的長城」們正在談着，鬧着，熱烈的爭辯着津浦北段的戰況時，忽然警報傳來：

『敵機約五十架，已經過九江上空，向武漢方面航進中！』

3. 敵我之編隊羣

「嗚——嗚——。」大武漢空襲警報悲洪的聲音盪滿了全城。

房門關上，又迅速打開，手指在地圖上忙着，電話中嚴肅的聲音，汽車呼的開來又開去，螺旋槳開始搖動，猛烈的旋轉，飛機場灰沙揚起……

十分點內，一切準備就緒，××大隊和××各隊先後起機，如流星射月，四馬匹「鐵馬」同時在空中奔騰的聲音，雄壯地激震着大地。

一時三十分，大武漢變成陽光下的死城，祇剩空中鐵翼縱橫，威武沉重的發動機聲如在奏着宏大的軍樂。地面上萬屋如海中，百萬雙眼睛從半蔭蔽的建築物內仰視上來。

毛大隊長率領的九架××機浮騰在武昌下游上空。在他左右後方的兩個領隊機，是劉宗武和劉志漢，隊員裏包括吳鼎臣，楊慎賢，陳懷民，信壽巽，一羣精幹的戰鬥員。

董明德率領着××架××機在漢口漢陽上空，緊跟在他後面，有曾在遠方擊落過日帝國主義戰機××架的空中英雄×××。

××隊從××起機，××隊從××起機，漸漸形成一個集團，裏面包含極多的空中英雄，在冷然高空中，並翼齊飛。總共××架精銳的××驅逐機，發出大聲，拱衛着大武漢東西一百公里直徑的領空。

二時四十五分，大部敵機開始陸續侵入大武漢領空！到處是悲壯的緊急警報。

第一羣是兒玉少佐率領的佐世保戰鬥編隊羣的主力，一共二十四架九六式驅逐機，風馳電掣，從

武昌下游上空迅速的襲來。

第二羣是用野牧少佐率領的爆擊編隊羣的全體，一共十八架九六式重轟炸機，吊掛着十噸以上的炸彈，從武昌上游上空沉重的繞回過來。

第三羣是在世界戰鬥隊的一個中隊，在爆擊羣後上方約二千尺的雲中躲閃着，這一個編隊的任务是掩護田野牧爆擊隊來進行任務。

空中的發動聲，如十萬隻之戰鳥，橫掃而過，無形與全武漢百萬軍民心臟加速跳動的節拍律相符合。

人就是炸彈！

毛大隊長帶着又X大隊之化的九機，首先在武昌下游和兒正少佐的住世謀大戰門隊猛撞遭遇！

以九機敵二十兩機，一擊一散，便個個的被敵包圍。雙方一百數十條機關槍的火流互相交叉，閃閃，爆裂聲，曳光聲，燃燒聲，穿甲彈的混合威力打擊機頭與機體，中彈的聲音如落雷。

毛大隊長被兩機包圍，劉宗武亦被四機包圍，當場發生猛烈戰，敵人的九六式戰鬥機雖然敏捷，終敵不過中國空軍之英雄戰士們的精練的擊撲，劉宗武在纏鬥中當場擊落兩架，劉志毅擊落一架，楊慎賢擊落一架，陳懷民一架，先後擊落不下五架，但敵人以衆擊寡，所發的子彈亦不能不有所命中，劉宗武的坐機受傷嚴重，一共中了八十餘彈，支柱斷了一根，信壽巽的坐機中了七十餘彈，打得不住冒烟。陳懷民的坐機受傷嚴重，人亦受傷，在山窮水盡不能再支的瞬間，他竭其餘力，開足油門，從背後猛撞一敵機（高橋機）而與之同歸於盡！

計戰結果，九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脫離戰鬥（吳鼎臣受傷，信壽巽着火脫離，陳懷民殉職）。但他們却射落敵機五架，把敵人的戰鬥主力完全箝制在空之一隅。

5. 漢陽砂烟上空

當兒玉少佐在大戰鬥羣中××大隊九架戰機打得落花流水，完全不能分兵應援之際，田野牧少佐沉重的爆擊機羣却於此時徐徐的跨過長江，採取一萬尺的高度，分為六小隊，向漢陽方面航進。

密集的高射炮火形成火柱，像一個大的鐵拳敲咚咚地擂到天上去，滿空都是小綿羊般的炸點。多少人在下望着，在閃光中，威猛的轟振聲中，敵人的領隊機開始發煙，冒火。同時董明德率領的××隊的主力已從上空溜過去，開始用一百條以上的火流，注入田野牧爆擊隊的笨重的陣翼中。

在通過漢陽上空之際，田野牧部隊把數噸炸彈，一齊投下，一半落江中，一半落漢陽市上，砂煙火光騰起，證明我國又有二百左右的非武裝民衆，做了敵機錯誤炸彈的犧牲者。

這時我董明德的××隊已於漢陽砂煙上空，佈置了殲敵的陣容，排山倒海，向田野牧部隊洶湧襲來。

6. 包圍痛擊

從孝感到黃岡，這一百里空間，是田野牧部隊悲慘命運的火化場站。

二十五十分，十八架九六式轟炸機的緊密的隊形，在追擊高射火力和上層大批精銳驅逐機衝鋒之下，逐漸崩潰而瓦解，紛紛着火，向武漢大地沉沒（××大隊朱嘉勛擊落一架）。周善擊落一架，李

康之一架，另傷一架。後上方的兒玉戰鬥隊以最大的速度趕來營救，亦無濟於事。馬上又被××隊迎頭攔住，一陣急促火流，射下五架來。一時敵人的戰鬥機和爆擊機三十架，在優勢的我軍（這優勢是由××大隊的九架犧牲的奮鬥所形成的）上下前後左右和地面的高射砲火消蝕之下，一架一架的潰滅，從孝感到黃岡，漫天燄火，都是田野牧和兒玉部隊戰機燒得通紅的殘體。

天長節在中國武漢，是一片哀鳴。

7. 十五分鐘——生死之間

兒玉戰鬥隊被××大隊擊破，高橋，北山，齋藤各戰鬥士相繼斃命。田野牧爆擊隊和玉兒戰鬥隊的一部被我軍主力合擊，始終不能脫離包圍，終至全滅而後已。空戰三十分鐘，武漢上空即告肅清，不能不說是一場苦戰，一樁快事！但這時××大隊的信壽巽，却發生一件事蹟，使得地面上萬眾關心，全城注意。最初，信壽巽在與敵人戰鬥機遭遇的時候，便和四敵機纏鬥，猛衝一場「尾旋」脫離，又遇到八架向他包圍攻擊。敵機子彈一長串一長串約鞭撻，撕裂，逼過他的機身，焦辣的臭氣開始蒸騰起來，證明機身的某部份已經着火，天地有些旋轉，但信壽巽心裏很明白，個人的生命決不如一架優秀的××機來得寶貴，與其私心的救自己的命而跳傘，不如搶救國家所交給他的這一架寶貴的武器，決心一下，信壽巽的飛機已從五千尺的空中對準機場回來，風很大，火更旺，隨時都有波及汽油箱而轟然炸裂，把人在五千尺上燒成焦炭的危險。但信壽巽並不多想，亦不願想。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後，機場纔在足下，尾巴後濃白的烟已搆成一條白龍，地面上千萬愛護他的軍民都在替他捏着一把汗，料定他必在空中活活燒死！但信壽巽終於安全的降落到機場，事後檢查飛機，至少有七十

多個洞，燃燒的部份，距離汽油箱不過幾寸！

8. XX隊的無名英雄

XX隊從很遠的地方調來，這次以最大的決心，參加戰鬥。XX隊的大部，都在董明德誘導之下，在孝感青山黃岡漢陽上空奮勇擊撲，加田野牧爆炸機羣以致命的打擊。董明德首先和僚機合擊射落兩架，整個XX隊射的紀錄，統計不下十三架。另外來自XX機場的XX隊亦射落三架。血戰三十分鐘，先後擊斃敵人在五十人以上。我方僅損失二架，傷二架。這一場空中會戰，要算英雄而俠義的XX隊打得最為精彩，亦最為謙抑。事後對於一切的慰勞嘉獎，都一笑置之，這尤其含有最大的歷史意義與榜樣。

9. 天長節的尾聲

「四二九」下午，日本那鮮豔而天壽的櫻花正開得燦爛，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忽然惡耗傳來，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出征漢口，一去不返。正如櫻花是天壽的植物，日本武士也是一樣的不幸。慌亂焦急中，一面勒令新聞報紙匆忙製造假新聞，一面放出大批烈士憲兵，彈壓熱鬧的市面。東京銀座街的無綫電機還奏着「君之代」和「滿蒙行進曲」，太陽啤酒的泡沫還在傾瀉。可是，這時在高橋二等航空兵曹的家中，美惠子夫人却正開着蕭邦的「喪禮行進曲」，垂頭不語。

天長節完了，日本的太陽漸漸落下富士山去，照着漫山櫻花，嫣紅如血。象徵着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已在汹涌湖謝。

擊落敵機十四架！

「五卅一」嬌艷的午陽中……

大武漢英勇之晴空如鐵!!!

丁沛夫

◆◆武漢第三次空戰大捷◆◆

(一)我軍編隊羣與戰略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大武漢突然發出反抗的怒吼，同時在街路上，開始波動悲憤的人潮。

從長江下邊沿着上灘悄悄飛來的三十六架日本海軍航空隊九六式的隱匿機羣，到達了鄂皖交界處的英山上空。

這回，英勇的武漢也是這該武裝起來了。在×××機場的小原野上，有兩個編隊羣，共×××架××型的精銳機；比翼起飛，不到十分鐘，戰略的集中完成。即是控置一個編隊羣在五千米的中空。作爲戰鬥的主力部隊；另控置一個編隊羣在八千米的高空，掩護主力作戰。就以這樣一個三千呎的立體縱深的鐵籠陣營，運動在武漢空中警戒範圍的東南半徑上空，準備給強行進的敵軍，以陣前迎擊。

我軍第一個編隊羣，是「正義之劍」大隊，它翱翔在大地五千呎之上，每一個戰士，都帶着一付

「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可能的快勝。第二個編隊是××大隊之一部，它把握着八千呎高空的優勢據點，每一個戰士都知道爲祖國的生存而艱苦奮戰。

兩個編隊集合計有十萬匹的馬力，集結成爲一個龐大的鐵拳，伸在武漢的上空，播着震動周圍數十里外的宏響。百五十萬國民的熱情，也隨之沸騰到五千呎上祖國的天空。看呀！大武漢已戴上一頂堅固無比的鋼盔了！

五千呎以上的空中，機翼在跨的戰士們此時俯瞰大地：

武漢完全以英勇的直衝戰鬥的態勢出現，新式建築物紅色的屋海，表現着大武漢激烈的抗戰情緒。龜山蛇山隆起堡壘的雄姿。蜿蜒的揚子大江，通過武漢，向東迤逝的洪流，億萬年不絕，說明祖國生命之無窮無盡！

(二)「正義之劍」大隊

擊落敵機八架

嗚嗚嗚嗚嗚嗚……悲壯的緊急警告。敵機羣已逼近武峯警戒圈。
現在是正午了。武漢高空一碧如洗。

武漢已在神鷹翼下沉痛的藏匿起來，惟餘百五十萬衛國丹心的搏躍聲。通過五千呎以上××架發動机的旋迴，而發出驚天動地的巨響，隆……：

十分鐘後，武漢的鐵拳怒吼了！伸出去一掃，這一掃，恰恰掃在竄到武漢東南楊邊青山上空敵機羣的頂上。

格……

嗎……

銖火流交併，光綫痕綜錯，正義與暴力搏戰，人類與野獸撕殺。楊灘青山二十哩的上空，全世界億萬年文化歷史奮鬥的焦點！

戰鬥約十五分鐘，正義勝利了，「正義之劍」大隊在通盤合力之下，共擊落敵機八架，八架！一個龐大的數字！

「正義之劍」大隊的基幹勇士××，在十分鐘內擊落敵機一架之後，戰鬥方酣，機關槍忽然發生故障，已經咬住敵機的尾巴了，可是沒有槍彈射出去，熱情戰士一陣心焦，到口的肥肉快要脫離控制了。心靈一轉。他馬上開足油門，以最高速度向敵機尾部撞去，敵人如有所感覺，也開足油門逃避，避開肉彈。嗚……熱情戰士第二次再幹，他復以極小角度，旋轉机頭，向敵機翼部撞去，撞着全個死灰色的翼子，脫離機體，繼着一蓬黑烟，敵機遂不規則地飄向大地。朋！

意外地，我機完全沒有問題，熱情戰士帶着勝利，脫離戰鬥，回返機場。螺旋槳已經彎曲了，在它的尖端上，貼着一片「日徽章」的紅漆，「武士道」最醜惡的幽靈，被我們撕掉一片！

(三) × × 大隊

擊落敵機四架

餘下來的敵机，親見它的戰友們葬身烟火途中，驚心動魂，零碎而逃。有六架敵機拚命向上爬高，升至六千一百尺光景時，出其不意在六千三百尺高空，「志航」大隊的××隊羅英德隊長領機六架

，如旋風之捲曠野，密集火力，向爬高六敵機掃去，敵人沒有抵抗能力。

四架敵機先後尾旋了，急降大地。其中羅隊長擊落一架，韓參擊落一架，柳哲生擊落一架。

羅英德隊長，嶼南國青年，中央航空學校三期生，年二十餘歲，個子並不高大，活潑而精悍，有政治的認識，有領導的能力，對自己非常虛心，對他人非常和婉，是在紀律生活中養成的人，尤難得的是熱情特別豐富。他如果不做一個飛行員的話，至少也是一個有道德修養的典型青年，以這樣的戰士，來和殘暴長死的職業式的日本飛航者戰，勝利屬誰不問可知了！

這裏，柳哲生英雄主義的戰功，也值得一述。當敵機竭力爬高的時候，柳哲生已經控制敵機一架在手，彈丸之鏖，直射敵機死角，聲如落雹。一彈正中油箱敵机着火，冒烟……條的烟火中放出一朵美麗的白傘，懸掛着的「武士道之華」搖手乞降。

英雄的中國戰士，他是決不會如「皇軍」那樣卑鄙，去「底濬攻擊」已經失了戰鬥能力的敵人的。十個月來敵人慘殺我無辜民衆和解除武裝的人員，不可計數。今天，中國的英雄却完全以不同的處置加諸敵人。於是，英雄的柳哲生一笑之後，他另外選擇別的博鬥裏去了。

(四)「流星羣」大隊

擊落敵機二一架

另外，敵尚有九六式重轟炸機十八架，在驅逐機羣之後數分鐘，通過英山上空，向武漢飛進，有如向死亡線上爬行。但是當它們到達長嶺崗團風一帶上空之時，却前後盤旋，不敢向武漢進襲。

據我們估計，敵軍戰略以驅逐机三十六架，重轟炸機十八架，分兩個編隊羣——驅逐隊羣與轟炸

隊羣，先後於不同的地點起飛，戰略開進於英山上空，然後以驅逐隊羣遂行空中戰鬥，圖擊潰我驅逐機隊，至少也要將我主力抑留一邊；讓轟炸隊遂行主要的任務。將翼下掛着萬磅以上的爆彈，拋向大武漢。

但是敵軍竟陷於不可挽救的錯誤，兩編隊羣不能在預定地點集中，敵重轟機隊羣竄入了湖北境界，從英山直至長嶺圍圍風，連一架「友軍」的影子都沒有看見。因而始終逗留在大武漢圍外，在敵驅逐機隊羣我「正義之劍」大隊，××大隊二十五分鐘「苦戰之內，猶不敢竄入武漢，遂行任務。

一直到了敵驅逐隊羣，被我軍打得頭破血流，倉皇逃到了圍風的時候，轟炸隊羣才和它敗的一友軍」匯合沿江敗退。

可是，敗軍的厄運，現在尚未到了止境。我軍英明的首腦部，早就計定敵軍敗退的路綫，預先就布置妥定了。所以敗軍逃到江西湖口上空，××遭遇我「流星羣」大隊自××起飛而來，截擊部隊的痛擊。

喪失了鬥志的殘敗敵軍，遭遇我們精銳的生力軍，真是胆魂皆碎，於自戰且走的時候，先後又被悲落轟炸機二架。「流星羣」大隊也不想窮追，英雄的戰士們，放限於長江下游祖國無邊際之空，半擊半喜。敵死灰色機羣的鱗光，漸漸地渺小復渺小，終而為祖國的大空所消蝕了。

一場大會戰宣告結束了，「二一八」，「四二九」之後，武漢上空第三次又大捷！
鐵的大武漢之晴空！鐵的大武漢之晴空！

(五) 嗚呼！張分隊長

是役也，悲壯戰死的是：××大隊基幹勇士張分隊長效賢。

當敵機陣被我主力擊潰，敵機狼狽分散，張賢賢窮追一架敵機，在六千呎高空咬住敵機尾巴，翻騰着一個三十六度的圓圈，突然飛機發生失速，無法操縱。我忠貞無比的戰士，他不忍跳傘離機，他竭盡所有的技術，燬法改正，但終於在無可挽救中，尾旋墮於祖國芬芳的大地上，悲壯殉國。

「匈奴未滅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張分隊長寬橋五期生，安徽合肥人，二十七歲，八個月來轉戰祖國各綫上空，功績如繪。

可是，張分隊長是安心的他已找到了應的代價。帶了無限的希望千哩飛來襲武漢的是本海軍航空隊，大敗而回。重轟炸機，破壞武漢的企圖，也完全失敗。在戰略上言，敵人這次的失敗，較「二一八」「四二九」二役，尤為重大。大武漢的一切，秋毫無動。東南三十里外的高空，紀錄着最偉大最壯烈的軍事業史。

空戰約半小時後，大武漢之活躍與光輝復現。萬人蜂擁爭看橫店，董家湖。湖口的敵機殘骸。高原中尉和一些斃了的「武士道之華」，殘碎地躺在稻田的血泥裏。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〇〇〇一〇二〇〇〇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實 價 國 幣 二 角

出 版 者 及 發 行 者 中 國 的 空 軍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航 空 航 員 會 印 刷 所